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三)

施耐庵著
胡適序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舊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一
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



書叢本基學國

交換

水滸

第十回

林教頭風雪山神廟

陸虞候火燒草料場

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，忽然背後人叫，回頭看時，却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。當初在東京時，多得林冲看顧。這李小二先前在東京時，不合偷了店主人家財，被捉住了，要送官司問罪，卻得林冲主張陪話，救了他，免送官司；又與他陪了些錢財，方得脫免。京中安不得身，又虧林冲齋發他盤纏，於路投奔人，不意今日却在這裏撞見。林冲道：『小二哥，你如何地在這裏？』李小二便拜道：『自從得恩人救濟，齋發小人，一地裏投奔人不着，迤邐不想來到滄州，投托一個酒店裏姓王，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。因見小人勤謹，安排的好菜蔬，調和的好汁水，來喫的人都喝采，以此買賣順當。主人家有個女兒，就招了小人做女婿。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，只剩得小人夫妻兩個。權在營前開了個茶酒店，因討錢過來，遇見恩人。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裏？』林冲指着臉上道：『我因惡了高太尉，生事陷害，受了一場官司，刺配到這

裏；如今叫我等天王堂，未知久後如何。不想今日到此遇見。」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面坐定，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。兩口兒歡喜道：「我夫妻二人正沒個親眷，今日得恩人到來，便是從天降下。」林冲道：「我是罪囚，恐怕玷辱你夫妻兩口。」李小二道：「誰不知恩人大名？休恁地說。但有衣服，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。」當時管待林冲酒食，至夜送回天王堂。次日又來相請，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來往，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，與林冲喫。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，常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銀。

且把閒話休題，只說正話。迅速光陰，卻早冬來。林冲的綿衣裙襖，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。忽一日，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，只見一個人閃將進來，酒店裏坐下，隨後又一人閃入來。看時，前面那個人是軍官打扮，後面這個走卒模樣，跟着也來坐下。李小二入來問道：「可要喫酒？」只見那個人將出一兩銀子與小二道：「且收放櫃上，取三四瓶好酒來；客到時，果品酒饌只顧將來，不必要問。」李小二道：「官人請甚客？」那人道：「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個來說話；問時，你只說有個官人請說話，商議些事務，專等專等。」李小二應承了，來到牢城裏，先請了差撥；同到管營家中請了管營，都到酒店裏。只見那個官人和管營差撥兩個講了禮。管營道：「素不相識，動問官人高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

『有書在此，少刻便知。且取酒來。』李小二連忙開了酒，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，把了盞，相讓坐了。小二獨自一個攪梭也似伏侍不暇。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，自行燙酒，約計喫過十數杯，再討了按酒，鋪放卓上。只見那人說道：『我自有伴當燙酒，不叫你休來，我等自要說話。』

李小二應了，自來門首叫老婆道：『大姐，這兩個人來得不尷尬。』老婆道：『怎麼的不尷尬？』小二道：『這兩個入語言聲音是東京人。初時又不認得管營，向後我將按酒入去，只聽得差撥口裏訥出一句「高太尉」三個字來，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？我自在門前理會。你且去閣子背後聽說甚麼？』老婆道：『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。』李小二道：『你不省得。林教頭是個性急的人，摸不着便要殺人放火。倘或叫的他來看了，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，他肯便罷？做出事來，須連累了我和你。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。』老婆道：『說得是。』便入去聽了一個時辰，出來說道：『他那三四個交頭接耳說話，正不聽得說甚麼。』只見那一個軍官模樣的人，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，遞與管營和差撥，帕子裏面的，莫不是金銀。只見差撥口裏說道：『都在我身上，好歹要結果他性命。』正說之時，閣子裏叫將湯來。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，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。小二換了湯，添些下飯，又喫

了半個時辰，算還了酒錢，管營差撥先去了。次後那兩個低着頭也去了。

轉背不多時，只見林冲走將入店裏來，說道：『小二哥，連日好買賣。』李小二慌忙道：『恩人請坐，

小二卻待正要尋恩人，有些要緊說話。』有詩爲證：

謀人動念震天門，

悄語低言號六軍。

豈獨隔牆原有耳，

滿前神鬼盡知聞。

當下林冲問道：『甚麼要緊的事？』李小二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：『却纔有個東京來的尷尬

人，在我這裏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。差撥口裏訥出高太尉三個字來，小人心下疑惑。又着渾家聽了

一個時辰，他卻交頭接耳，說話都不聽得。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：『都在我兩個身上，好歹要結果了

他。』那兩個把一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；又喫一回酒，各自散了。不知甚麼樣人，小人心下疑，只怕恩人

身上有些妨礙。』林冲道：『那人生得什麼模樣？』李小二道：『五短身材，白淨面皮，沒甚髭鬚，約有三

十餘歲；那跟的也不長大，紫棠色面皮。』林冲聽了大驚道：『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。那潑賤賊，敢來

這裏害我！休要撞着我，只教骨肉爲泥！』李小二道：『只要隄防他便了。豈不聞古人言「喫飯防噎，走

路防跌？」

林冲大怒，離了李小二家。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，帶在身上。前街後巷，一地裏去尋。李小二夫妻兩個捏着兩把汗。當晚無事，次日天明起來，洗漱罷，帶了刀，又去滄州城裏城外，小街夾巷，團團尋了一日。牢城營裏，都沒動靜。林冲又來對李小二道：「今日又無事。」小二道：「恩人，只願如此；只是自放仔細便了。」林冲自回天王堂，過了一夜，街上尋了三五日，不見消耗，林冲也自心下慢了。

到第六日，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，說道：「你來這裏許多時，柴大官人面皮，不曾擡舉的。你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坐大軍草場，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，有些常例錢取覓。原尋一個老軍看管，如今我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，你在那裏尋幾貫盤纏。你可和差撥便去那裏交割。」林冲應道：「小人便去。」當時離了營中，徑到李小二家，對他夫妻兩個說道：「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，卻如何？」李小二道：「這個差使，又好似天王堂。那裏收草料時，有些常例錢鈔。往常不使錢時，不能彀這差使。」林冲道：「卻不害我，倒與我好差使，正不知何意？」李小二道：「恩人休要疑心，只要沒事更好了；只是小人家離得遠了，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恩人。」就在家裏安排幾杯酒，請林冲喫了。

話不絮煩，兩個相別了。林冲自到天王堂取了包裹，帶了尖刀，拿了條花鎗，與差撥一同辭管營，兩個取路投草料場來。正是嚴冬天氣，彤雲密布，朔風漸起，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。那雪早下得密了，但見：

凜凜嚴凝霧氣昏，空中祥瑞降紛紛。須臾四野難分路，頃刻千山不見痕。銀世界，玉乾坤，望中隱隱接崑崙。若還下到三更後，彷彿填平玉帝門。

林冲和差撥兩個在路上，又沒買酒喫處，早來到草料場外。看時，一週遭有些黃土牆，兩扇大門；推開看裏面時，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廩，四下裏都是馬草堆，中間兩座草廳。到那廳裏，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。差撥說道：『管營差這個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，你可即便交割。』老軍拿了鑰匙，引着林冲分付道：『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；這幾堆草，一堆堆都有數目。』老軍都點見了堆數，又引林冲到草廳上。老軍收拾行李，臨了說道：『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。』林冲道：『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裏；你要，便拿了去。』老軍指壁上掛一個大葫蘆，說道：『你若買酒喫時，只出草場，投東大路去二二里，便有市井。』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。

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，就坐上生些燄火起來。屋邊有一堆柴炭，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。仰面看那草屋時，四下裏崩壞了，又被朔風吹撼，搖振得動。林冲道：「這屋如何過得一冬？待雪晴了，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。」向了一回火，覺得身上寒冷，尋思：「卻纔老軍所說二里路外有那市井，何不去沽些酒來喫？」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，把花鎗挑了酒葫蘆，將火炭蓋了，取氈笠子戴上，拿了鑰匙出來，把草廳門拽上，出到大門首，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；帶了鑰匙，信步投東。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，迤邐背着北風而行。那雪正下得緊，行不上半里多路，看見一所古廟，林冲頂禮道：「神明庇祐，改日來燒紙錢。」又行了一回，望見一簇人家，林冲住脚看時，見籬笆中挑着一個草帚兒在露天裏。林冲逕到店裏，主人問道：「客人那裏來？」林冲道：「你認得這個葫蘆麼？」主人看了道：「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。」林冲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店主道：「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，且請少坐；天氣寒冷，且酌三杯，權當接風。」店家切一盤熟牛肉，燙一壺熱酒，請林冲喫。又自買了些牛肉，又喫了數杯。就又買了一葫蘆酒，包了那兩塊牛肉，留下些碎銀子。把花鎗挑着酒葫蘆，懷內揣了牛肉，叫聲相擾，便出籬笆門，仍舊迎着朔風回來。看那雪，到晚越下得緊了。古時有個書生，做了一個詞，單題那貧苦的恨雪：

『廣莫』嚴風刮地，這雪兒下的正好。拈絮擗綿，裁幾片大如拷拷。見林間竹屋茅茨，爭些兒被他壓倒。富室豪家，卻言道壓瘴猶嫌少。向的是獸炭紅爐，穿的是綿衣絮襖。手撚梅花，唱道國家祥瑞，不念貧民些小。高臥有細人，吟咏多詩草。

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，迎着北風，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，開了鎖，入內看時，只叫得苦。原來天理昭然，佑護善人義士，因這場大雪，救了林冲的性命。那兩間草廳，已被雪壓倒了。林冲尋思：「怎地好？」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。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，搬開破壁子，探半身入去摸時，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。林冲把手牀上摸時，只拽得一條絮被。林冲鑽將出來，見天色黑了。尋思：「又沒把火處，怎生安排？」想起：「離了這半里路上，有一古廟，可以安身。我且去那裏宿一夜，等到天明，卻作理會。」把被捲了，花鎗挑着酒葫蘆，依舊把門拽上，鎖了，望那廟裏來。入得廟門，再把門掩上，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，掇將過來，靠了門。入得裏面，看時，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，兩邊一個判官，一個小鬼；側邊堆着一堆紙。團團看來，又沒鄰舍，又無廟主。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，將那條絮被放開；先取下氈笠子，把身上雪都抖了；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，早有五分溼了，和氈笠放在供桌上；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。卻

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喫，就將懷中牛肉下酒。

正喫時，只聽得外面必必撲地爆響，林冲跳起身來，就壁縫裏看時，只見草堆場裏火起，刮刮雜雜的燒着。但見：

雪欺火勢，草助火威。偏愁草上有風，更訝雪中送炭。赤龍鬪躍，如何玉甲紛紛；粉蝶爭飛，遮莫火蓮燄燄。初疑炎帝縱神駒，此方芻牧；又猜南方逐朱雀，徧處營巢。誰知是白地裏起災殃，也須信暗室中開電日。看這火，能教烈士無明發；對這雪，應使奸邪心膽寒。

當時林冲便拿了花鎗，卻待開門來救火，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。林冲就伏門邊聽時，是三個入脚步響，直奔廟裏來，用手推門，卻被石頭靠住了，推也推不開。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，數內一個道：『這條計好麼？』一個應道：『端的虧管營差撥兩位用心！回到京師，稟過太尉，都保你二位做大官。這番張教頭沒的推故。』那人道：『林冲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，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。』又一個道：『張教頭那廝，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說，「你的女婿沒了。」張教頭越不肯應承，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。太尉特使俺兩個央浼二位幹這件事，不想而今完備了。』又一個道：『小人直爬入牆裏去，四下草堆上，』

點了十來個火把，待走那裏去？」那一個道：「這早晚燒個八分過了。」又聽得一個道：「便逃得性命時，燒了大軍草料場，也得個死罪。」又一個道：「我們回城裏去罷。」一個道：「再看一看，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，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，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。」

林冲聽得三個人時，一個是差撥，一個是陸虞候，一個是富安，自思道：「天可憐見林冲！若不是倒了草廳，我准定被這廝們燒死了。」輕輕把石頭掇開，挺着花鎗，左手拽開廟門，大喝一聲：「潑賊那裏去？」三個人都急要走時，驚得呆了，正走不動。林冲舉手，肱察的一鎗，先撥倒差撥。陸虞候叫聲「饒命！」嚇的慌了，手脚走不動。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，被林冲趕上，後心只一鎗，又拗倒了。翻身回來，陸虞候卻纔行得三四步，林冲喝聲道：「好賊，你待那裏去！」批胸只一提，丟翻在雪地上，把鎗拗在地裏，用脚踏住胸脯，身邊取出那口刀來，便去陸謙臉上閣着，喝道：「潑賊，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讐，你如何這等害我？正是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。」陸虞候告道：「不干小人事，太尉差遣，不敢不來。」林冲罵道：「奸賊，我與你自幼相交，今日倒來害我，怎不干你事？且喫我一刀。」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，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剜，七竅迸出血來，將心肝提在手裏。回頭看時，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。林冲按住喝道：「你這廝原

來也恁的歹！且喫我一刀。』又早把頭割下來，挑在鎗上。回來，把富安陸謙頭都割下來。把尖刀插了，將三個人頭髮結做一處，提入廟裏來，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，再穿了白布衫，繫了胳膊，把氈笠子帶上，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。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，提了鎗，便出廟門投東去。走不到三五里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着水桶鉤子來救火。林冲道：『你們快去救應，我去報官了來。』提着鎗只顧走，有詩爲證：

天理昭昭不可誣，

莫將奸惡作良圖。

若非風雪沾村酒，

定被焚燒化朽枯。

自謂冥中施計毒，

誰知暗裏有神扶。

最憐萬死逃生地，

真是魁奇偉丈夫。

那雪越下的猛，林冲投東走了兩個更次，身上單寒，當不過那冷，在雪地裏看時，離得草料場遠了；只見前面疎林深處，樹木交雜，遠遠地數間草屋，被雪壓着，破壁縫裏透出火光來。林冲徑投那草屋來，推開門，只見那中間坐着一個老莊客，周圍坐着四五個小莊家向火；地爐裏面焰焰地燒着柴火。林冲走到面前叫道：『衆位拜揖，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，被雪打溼了衣裳，借此火烘一烘，望乞方便。』莊客

道：『你自烘便了，何妨得！』林冲烘着身上溼衣服，略有些乾，只見火炭邊煨着一個瓮兒，裏面透出酒香。林冲便道：『小人身邊有些碎銀子，望煩回些酒喫。』老莊客道：『我每夜輪流看米囤，如今四更天氣正冷，我們這幾個喫，尙且不穀，那得回與你！休要指望！』林冲又道：『胡亂只回二三兩碗與小人擋寒。』老莊客道：『你那人休纏休纏。』林冲聞得酒香，越要喫。說道：『沒奈何，回些罷！』衆莊客道：『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，便來要酒喫！去便去；不去時，將來吊在這裏。』林冲怒道：『這廝們好無道理！』把手中鎗看着塊焰焰着的火柴頭，望老莊家臉上只一挑將起來，又把鎗去火爐裏只一攪，那老莊家的髭鬚焰焰的燒着，衆莊客都跳將起來。林冲把鎗桿亂打，老莊家先走了；莊家們都動揮不動，被林冲趕打一頓，都走了。林冲道：『都去了，老爺快活喫酒。』土坑上却有兩個椰瓢，取一個下來，傾那瓮酒來，喫了一會，剩了一半；提了鎗，出門便走。一步高，一步低，踉踉蹌蹌，捉脚不住。走不過一里路，被朔風一掉，隨着那山澗邊倒了，那里掙得起來。大凡醉人一倒，便起不得。當時林冲醉倒在雪地上。

卻說衆莊客引了二十餘人，拖鎗拽棒，都奔草屋下看時，不見了林冲。卻尋着踪跡趕將來，只見倒在雪地裏，花鎗丟在一邊。莊客一齊上，就地拿起林冲來，將一條索縛了。趁五更時分，把林冲解投一個

去處來。不是別處，有分教，蓼兒窪內，前後擺數千隻戰艦艨艟；水滸寨中，左右列百十個英雄好漢。正是說時殺氣侵人冷，講處悲風透骨寒。畢竟看林冲被莊客解投甚處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朱貴水亭施號箭

林冲雪夜上梁山

話說『豹子頭』林冲當夜醉倒在雪裏地上，掙扎不起，被衆莊客向前綁縛了，解送來一個莊院。只見一個莊客從院裏出來，說道：『大官人未起，衆人且把這廝高吊起在門樓底下。』看天色曉來，林冲酒醒，打一看時，果然好個大莊院。林冲大叫道：『甚麼人敢弔我在這裏？』那莊客聽得叫，手擎着白木棍，從門裏走出來，喝道：『你這廝還自好口！』那個被燒了髭鬚的老莊客說道：『休要問他，只顧打；等大官人起來，問明送官。』莊客一齊上，林冲被打，掙扎不得，只叫道：『不要打我，我自有的說處。』只見一個莊客來叫道：『大官人來了。』林冲看時，只見個官人，背叉着手，行將出來。至廊下問道：『你們在此打甚麼人？』衆莊客答道：『昨夜捉得個偷米賊人。』那官人向前來看時，認得是林冲，慌忙喝退莊

客，親自解下，問道：『教頭緣何被吊在這裏？』衆莊客看見，一齊走了。

林冲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『小旋風』柴進，連忙叫道：『大官人救我！』柴進道：『教頭爲何到此，被村夫恥辱？』林冲道：『一言難盡！』兩個且到裏面坐下，把這火燒草料場一事，備細告訴。柴進聽罷，道：『兄長如此命蹇！今日天假其便，但請放心，這裏是小弟的東莊，且住幾時，卻再商量。』叫莊客取一籠衣裳出來，叫林冲徹裏至外都換了，請去暖閣裏坐地，安排酒食杯盤管待。自此林冲只在柴進東莊上住了五七日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滄洲牢城營裏管營首告林冲殺死差撥，陸虞候，富安等三人，放火沿燒大軍草料，州尹大驚，隨即押了公文帖，仰緝捕人員將帶做公的，沿鄉歷邑，道店村坊，四處張掛，出三千貫信賞錢，捉拿正犯林冲。看看挨捕甚累，各處村坊講動了。

且說林冲在柴大官人東莊上，聽得個信息緊急，俟候柴進回莊，林冲便說道：『非是大官人不留小人，只因官司追捕甚緊，排家搜捉；倘或尋到大官人莊上，猶恐負累大官人不好。既蒙大官人仗義疎財，求借林冲些小盤纏，投奔他處棲身，異日不死，當效犬馬之報。』柴進道：『既是兄長要行，小人有個

去處，作書一封與兄長前去。」正是：

豪傑蹉跎運未通，
行藏隨處被牢籠。

不因柴進修書薦，
焉得馳名水滸中。

林冲道：「若得大官人如此周濟，教小人安身立命，——只不知投何處去？」柴進道：「是山東濟州管下一個水鄉，地名梁山泊，方圓八百餘里，中間是宛子城，蓼兒窪。如今有三個好漢，在那裏紮寨。爲頭的喚做「白衣秀士」王倫，第二個喚做「摸着天」杜遷，第三個喚做「雲裏金剛」宋萬。那三個好漢，聚集着七八百小嘍囉，打家劫舍；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，都投奔那裏躲災避難，他都收留在彼。三位好漢，亦與我交厚，嘗寄書緘來。我今修一封書與兄長，去投那裏入夥如何？」林冲道：「若得如此顧盼最好！」柴進道：「只是滄州道口見今官司張掛榜文；又差兩個軍官在那裏搜檢，把住道口。兄長必用從那裏經過。」——柴進低頭一想道：「再有個計策，送兄長過去。」林冲道：「若蒙周全，死而不忘。」

柴進當日先叫莊客背了包裹出關去等。柴進卻備了三二十匹馬，帶了弓箭旗鎗，駕了鷹雕，牽着

獵狗，一行人馬都打扮了，卻把林冲雜在裏面；一齊上馬，都投關外。卻說把關軍官坐在關上，看見是柴大官人，卻都認得。原來這軍官未襲職時，曾到柴進莊上，因此識熟。軍官起身道：『大官人又去快活！』柴進下馬問道：『二位官人緣何在此？』軍官道：『滄洲太尹行移文書，畫影圖形，捉拿犯人林冲，特差某等在此守把。但有過往客商，一一盤問，纔放出關。』柴進笑道：『我這一夥人內中間夾帶着林冲，你緣何不認得？』軍官也笑道：『大官人是識法度的，不到得肯夾帶了出去，請尊便上馬。』柴進又笑道：『只恁地相託得過，拿得野味回來相送。』作別了，一齊上馬出關去了。行得十四五里，卻見先去的莊客在那裏等候。柴進叫林冲下了馬，脫去打獵的衣服，卻穿上莊客帶來的自己衣裳，繫了腰刀，戴上紅纓氈笠，背上包裹，提了袞刀，相辭柴進，拜別了便行。只說那柴進一行人上馬，自去打獵，到晚方回，依舊過關，送些野味與軍官，回莊上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林冲與柴大官人別後，上路行了十數日，時遇暮冬天氣，彤雲密布，朔風緊起，又見紛紛揚揚，下着滿天大雪。行不到二十餘里，只見滿地如銀。昔金完顏亮有篇詞，名百字令，單題着大雪，壯那胸中殺氣：

天丁震怒，掀翻銀海，散亂珠箔。六出奇花飛滾滾，平填了山中丘壑。皓虎顛狂，素麟猖獗，掣斷珍珠索。玉龍酣戰，鱗甲滿天飄落。誰念萬里關山，征夫僵立，縞帶露旗脚。色映戈矛，光搖劍戟，殺氣橫戎幕。貔虎豪雄，偏裨英勇，共與談兵略。須拚一醉，看取碧空寥廓。

話說林冲踏着雪只顧走，看看天色冷得緊切，漸漸晚了。遠遠望見枕溪靠湖一個酒店，被雪漫漫地壓着。但見：

銀迷草舍，玉映茅簷，數十株老樹杈枒，三五處小牕關閉。疎荆籬落，渾如膩粉輕鋪；黃土繞牆，卻似鉛華布就。千團柳絮飄簾幕，萬片鵝毛舞酒旗。

林冲看見，奔入那酒店裏來，揭開蘆簾，拂身入去，倒側身看時，都是座頭。揀一處坐下，倚了袞刀，解放包裹，擡了氈笠，把腰刀也掛了。只見一個酒保來問道：「客官打多少酒？」林冲道：「先取兩角酒來。」酒保將個桶兒打兩角酒，將來放在桌上。林冲又問道：「有甚麼下酒？」酒保道：「有生熟牛肉，肥鵝，嫩雞。」林冲道：「先切二斤熟牛肉來。」酒保去不多時，將來鋪下一大盤牛肉，數盤菜蔬，放個大碗，一面篩酒。林冲吃了三四碗酒，只見店裏一個人背叉着手，走出來門前看雪。那人問酒保道：「甚麼人吃酒？」

林冲看那人時，頭戴深簷暖帽，身穿貂鼠皮襖，脚着一雙獐皮窄鞦靴；身材長大，貌相魁宏；雙拳骨臉，三叉黃鬚，只把頭來摸着看雪。林冲叫酒保只顧篩酒。林冲說道：「酒保，你也來吃碗酒。」酒保吃了一碗。林冲問道：「此間去梁山泊還有多少路？」酒保答道：「此間要去梁山泊，雖只數里，卻是水路，全無旱路。若要去時，須用船去，方纔渡得到那裏。」林冲道：「你可與我覓隻船兒。」酒保道：「這般大雪，天色又晚了，那裏去尋船隻？」林冲道：「我多與你些錢，央你覓隻船來，渡我過去。」酒保道：「卻是沒討處。」林冲尋思道：「這般卻怎的好？」又吃了幾碗酒，悶上心來，驀然想起：「我先在京師做教頭，每日六街三市遊玩吃酒，誰想今日被高俅這賊坑陷了我這一場，文了面，直斷送到這裏，閃得我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受此寂寞！」因感傷懷抱，問酒保借筆硯來，乘着一時酒興，向那白粉壁上寫下八句道：「仗義是林冲，爲人最朴忠，江湖馳譽望，京國顯英雄。身世悲浮梗，功名類轉蓬。他年若得志，威鎮泰山東。」撇下筆，再取酒來，正飲之間，只見那個穿皮襖的漢子走向前來，把林冲劈腰揪住，說道：「你好大膽！你在滄州做下迷天大罪，卻在這裏見今官司出三千貫信賞錢捉你，卻是要怎地？」林冲道：「你道我是誰？」那漢道：「你不是「豹子頭」林冲？」林冲道：「我自姓張。」那漢笑道：「你莫胡說，見今壁上寫下名

字，你臉上文着金印，如何要賴得過？」林冲道：「你真個要拿我！」那漢笑道：「我卻拿你做甚麼？你跟
我進來，到裏面和你說話。」那漢放了手，林冲跟着，到後面一個水亭上，叫酒保點起燈來，和林冲施禮，
對面坐下。那漢問道：「卻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，要尋船去，那裏是強人山寨，你待要去做甚麼？」
林冲道：「實不相瞞：如今官司追捕小人緊急，無安身處，特投這山寨裏好漢入夥，因此要去。」那漢道：
「雖然如此，必有個人薦兄長來入夥。」林冲道：「滄州橫海郡故友舉薦將來。」那漢道：「莫非「小
旋風」柴進麼？」林冲道：「足下何以知之？」那漢道：「柴大官人與山寨中大王頭領交厚，常有書信
往來。原來王倫當初不得第之時，與杜遷投奔柴進，多得柴進留在莊子上，住了幾時。臨起身，又齎發盤
纏銀兩，因此有恩。」林冲聽了，便拜道：「有眼不識泰山，願求大名。」那漢慌忙答禮，說道：「小人是王
頭領手下耳目，姓朱，名貴，原是沂州沂水縣人氏，江湖上但叫小弟做「旱地忽律」。山寨裏教小弟在
此間開酒店爲名，專一探聽往來客商經過；但有財帛者，便去山寨裏報知。但是孤留客人到此，無財帛
的，放他過去；有財帛的，來到這裏，輕則蒙汗藥麻翻，重則登時結果，將精肉片爲靶子，肥肉煎油點燈。卻
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，因此不敢下手。次後見寫出大名來，曾有東京來的人，傳說兄長的豪傑，

不期今日得會。既有柴大官人書緘相薦，亦是兄長名震寰海，王頭領必當重用。」隨即安排魚肉盤饌，酒肴到來相待。兩個在水亭上，喫了半夜酒。林冲道：「如何能勾船來渡過去？」朱貴道：「這里自有船隻，兄長放心；且暫宿一宵，五更卻請起來同往。」當時兩個各自去歇息。

睡到五更時分，朱貴自來叫林冲起來，洗漱罷，再取三五杯酒相待，吃了些肉食之類。此時天尚未明，朱貴把水亭上牕子開了，取出一張鵲畫弓，搭上那一枝響箭，覷着對港敗蘆折葦裏面射將去。林冲道：「此是何意？」朱貴道：「此是山寨裏的號箭，少頃便有船來。」沒多時，只見對過蘆葦泊裏三五個小嘍囉，搖着一隻快船過來，徑到水亭下。朱貴當時引了林冲，取了刀仗行李下船。小嘍囉把船搖開，望泊子裏去奔金沙灘來。林冲看時，見那八百里梁山水泊，果然是個陷人去處！但見：

山排巨浪，水接遙天，亂蘆攢萬隊刀鎗，怪樹列千層劍戟。濠邊鹿角，俱將骸骨攢成；寨內碗瓢，盡使骷髏做就。剝下人皮蒙戰鼓，截來頭髮做韁繩。阻當官軍，有無限斷頭港陌；遮攔盜賊，是許多

絕逕林巒。鵝卵石疊疊如山，苦竹鎗森森似雨。斷金亭上愁雲起，聚義廳前殺氣生。

當時小嘍囉把船搖到金沙灘岸邊，朱貴同林冲上了岸，小嘍囉背了包裹，拿了刀杖，兩個好漢上

山寨來。那幾個小嘍囉，自把船搖到小港裏去了。林冲看岸上時，兩邊都是合抱的大樹，半山裏一座斷金亭子。再轉將過來，見座大關，關前擺着鎗、刀、劍、戟、弓、弩、戈、矛，四邊都是插木砲石。小嘍囉先去報知。二人進得關來，兩邊夾道徧擺着隊伍旗號。又過了兩座關隘，方纔到寨門口。林冲看見四面高山，三關雄壯，團團圍定；中間裏鏡面也似一片平地，可方三五百丈；靠着山口，纔是正門，兩邊都是耳房。

朱貴引着林冲來到聚義廳上，中間交椅上坐着一個好漢，正是『白衣秀士』王倫，左邊交椅上坐着『摸着天』杜遷，右邊交椅坐着『雲裏金剛』宋萬。朱貴林冲向前聲喏了。林冲立在朱貴側邊，朱貴便道：『這位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，姓林，名冲，綽號『豹子頭』。因被高太尉陷害，刺配滄州，那裏又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，爭奈殺死三人，逃走在柴大官人家，好生相敬。因此，特寫書來舉薦入夥。』林冲懷中取書遞上，王倫接來拆開看了，便請林冲來坐第四位交椅，朱貴坐了第五位。一面叫小嘍囉取酒來，把了三巡，動問柴大官人近日無恙，林冲答道：『每日只在郊外獵較樂情。』王倫動問了一回，驀然尋思道：『我卻是個不及第的秀才。因鳥氣，合着杜遷來這裏落草；續後宋萬來，聚集這許多人馬伴當。我又沒十分本事，杜遷宋萬武藝也只平常。如今不爭添了這個人，他是京師禁軍教頭，必然好武』

藝。倘若被他識破我們手段，他須占強，我們如何迎敵？不若只是一怪，推卻事故，發付他下山去便了，免致後患。只是柴進面上卻不好看，忘了日前之恩；如今也顧他不得。」正是：

未同豪氣豈相求，

縱遇英雄不肯留。

秀士自來多嫉妬，

豹頭空歎覓封侯。

當下王倫叫小嘍囉一面安排酒食，整理筵宴，請林冲赴席，衆好漢一同吃酒。將次席終，王倫叫小嘍囉把一個盤子，托出五十兩白銀，兩匹紵絲來。王倫起身說道：「柴大官人舉薦將教頭來敝寨入夥，爭奈小寨糧食缺少，屋宇不整，人力寡薄，恐日後誤了足下，亦不好看。略有些薄禮，望乞笑留；尋個大寨安身歇馬，切勿見怪。」林冲道：「三位頭領容覆：小人一千里投名，萬里投主，一憑托柴大官人面皮，徑投大寨入夥。林冲雖然不才，望賜收錄。當以一死向前，並無諂佞，實爲平生之幸。不爲銀兩齎發而來，乞頭領照察。」王倫道：「我這裡是個小去處，如何安着得你？休怪休怪。」朱貴見了，便諫道：「哥哥在上，莫怪小弟多言。山寨中糧食雖少，近村遠鎮，可以去借；山場水泊木植廣有，便要蓋千間房屋，卻也無妨。這位是柴大官人力舉薦來的人，如何教他別處去抑？且柴大官人自來與山上有恩，日後得知不納此

人，須不好看。這位又是有本事的人，他必然來出氣力。」杜遷道：「山寨中那爭他一個！哥哥若不收留，柴大官人知道時見怪，顯的我們忘恩背義。日前多曾虧了他，今日薦個人來，便恁推卻，發付他去！」宋萬也勸道：「柴大官人面上，可容他在這裏做個頭領也好；不然，見得我們無義氣，使江湖上好漢見笑。」王倫道：「兄弟們不知，他在滄州雖是犯了迷天大罪，今日上山，卻不知心腹。倘或來看虛實，如之奈何？」林冲道：「小人一身犯了死罪，因此來投入夥，何故相疑？」王倫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若真心入夥，把一個「投名狀」來。」林冲便道：「小人頗識幾字，乞紙筆來便寫。」朱貴笑道：「教頭你錯了；但凡好漢們入夥，須要納「投名狀」，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個人，將頭獻納，他便無疑心。這個便謂之「投名狀」。」林冲道：「這事也不難，林冲便下山去等，只怕沒人過。」王倫道：「與你三日限。若三日內有「投名狀」來，便容你入夥；若三日內沒時，只得休怪。」林冲應承了，自回房中宿歇，悶悶不已。正是：

愁懷鬱鬱若難開，

可恨王倫忒乖乖。

明日早尋山路去，

不知那個送頭來。

當夜席散，朱貴相別下山，自去守店。

林冲到晚，取了刀仗行李，小喽囉引去客房內歇了一夜。次日早起來，吃些茶飯，帶了腰刀，提了朴刀，叫一個小喽囉領路下山，把船渡過去，僻靜小路上等候客人過往。從朝至暮，等了一日，並無一個孤單客人經過。林冲悶悶不已，和小喽囉再過渡來，回到山寨中。王倫問道：「『投名狀』何在？」林冲答道：「今日並無一個過往，以此不曾取得。」王倫道：「你明日若無『投名狀』時，也難在這裏了。」林冲再不敢答應，心內自己不樂，來到房中，討些飯吃了，又歇了一夜。次日清早起來，和小喽囉吃了早飯，拿了朴刀，又下山來。小喽囉道：「俺們今日投南山路去等。」兩個來到林子裏潛伏等候，並不見一個客人過往。伏到午牌時候，一夥客人約有三百餘人，結蹤而過，林冲又不敢動手，看他過去。又等了一歇，看看天色晚來，又不見一個客人過。林冲對小喽囉道：「我恁地晦氣，等了兩日，不見一個孤單客人過往，如何是好？」小喽囉道：「哥哥且寬心，明日還有一日限，我和哥哥去東山路上等候。」當晚依舊上山。王倫說道：「今日『投名狀』如何？」林冲不敢答應，只歎了一口氣。王倫笑道：「想是今日又沒了。我說與你三日限，今已兩日了。若明日再無，不必相見了，便請挪步下山，投別處去。」

林冲回到房中，端的是心內好悶，有臨江仙詞一篇云：

悶似蛟龍離海島，愁如虎困荒田，悲秋宋玉淚漣漣。江淹初去筆，項羽恨無船。高祖滎陽遭困厄，昭關伍相憂煎，曹公赤壁火連天，李陵臺上望，蘇武陷居延。

當晚林冲仰天長歎道：『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賊陷害，流落到此，天地也不容我，直如此命蹇時乖！』過了一夜，次日天明起來，討些飯食吃了，打拴那包裹，撇在房中，跨了腰刀，提了朴刀，又和小嘍囉下山過渡，投東山路上來。林冲道：『我今日若還取不得一投名狀，只得去別處安身立命。』兩個來到山下東路林子裏潛伏等候，看看日頭中了，又沒一個人來。時遇殘雪初晴，日色明朗，林冲提着朴刀對小嘍囉道：『眼見得又不濟事了。不如趁早，天色未晚，取了行李，只得往別處去尋個所在。』小校用手指道：『好了！兀的不是一個人來？』林冲看時，叫聲慚愧！只見那個人遠遠在山坡下望見行來，待他來得較近，林冲把朴刀捍剪了一下，驀地跳將出來。那漢子見了林冲，叫聲『阿也！』撇了擔子，轉身便走。林冲趕將去，那裏趕得上，那漢子閃過山坡去了。林冲道：『你看，我命苦麼？來了三日，甫能等得一個人來，又喫他走了。』小校道：『雖然不殺得人，這一擔財帛，可以抵當。』林冲道：『你先挑了上山去，我再等一等。』小嘍囉先把擔兒挑出林去。只見山坡下轉出一個大漢來，林冲見了，說道：『天賜其便。』

只見那人挺着朴刀，大叫如雷，喝道：『潑賊，殺不盡的強徒，將俺行李那裏去！洒家正要捉你這廝們，倒來拔虎鬚。』飛也似踴躍而來。林冲見他來得勢猛，也使步迎他。不是這個人來鬪林冲，有分教，梁山泊內，添幾個弄風白額大蟲；水滸寨中，轉幾隻跳澗金睛猛獸。畢竟來與林冲鬪的，正是甚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梁山泊林冲落草

汴京城楊志賣刀

話說林冲打一看時，只見那漢子頭戴一頂范陽氈笠，上撒着一托紅纓；穿一領白緞子征衫，繫一條縱線縲；下面青白間道行纏，抓着褲子口，獐皮襪，帶毛牛膀靴；跨口腰刀，提條朴刀；生得七尺五六身材；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記，腮邊微露些少赤鬚；把氈笠子掀在脊梁上，坦開胸脯，帶着抓角兒軟頭巾，挺手中朴刀，高聲喝道：『你那潑賊，將俺行李財帛那裏去了？』林冲正沒好氣，那裏答應，睜圓怪眼，倒豎虎鬚，挺著朴刀，搶將來鬪那個大漢。此時殘雪初晴，薄雲方散，溪邊踏一片寒冰，岸畔湧兩條殺氣，一往

一來，鬪到三十來合，不分勝敗。

兩個又鬪了十數合，正鬪到分際，只見山高處叫道：『兩位好漢不要鬪了！』林冲聽得，驀地跳出圈子外來。兩個收住手中朴刀，看那山頂上時，卻是『白衣秀士』王倫和杜遷，宋萬，并許多小嘍囉，走下山來，將船渡過了河，說道：『兩位好漢，端的好兩口朴刀，神出鬼沒！這個是俺的兄弟「豹子頭」林冲。青面漢，你卻是誰？願通姓名。』那漢道：『洒家是三代將門之後，五侯楊令公之孫，姓楊，名志，流落在此關西。年紀小時，曾應過武舉，做到殿司制使官。道君因蓋萬歲山，差一般十個制使去太湖邊搬運花石綱，赴京交納。不想洒家時乖運蹇，押着那花石綱，來到黃河裏，遭風打翻了船，失陷了花石綱，不能回京赴任，逃去他處避難。如今赦了俺們罪犯，洒家今來收的一擔兒錢物，待回東京去樞密院使用，再理會本身的勾當，打從這裏經過，顧倩莊家挑那擔兒，不想被你們奪了。可把來還洒家如何？』王倫道：『你莫是綽號喚做「青面獸」的？』楊志道：『洒家便是。』王倫道：『既然是楊制使，就請到山寨吃三杯水酒，納還行李如何？』楊志道：『好漢既然認得洒家，便還了俺行李，更強似請吃酒。』王倫道：『制使，小可數年前到東京應舉時，便聞制使大名。今日幸得相見，如何教你空去！且請到山寨少敘片時，並無』

他意。』

楊志聽說了，只得跟了王倫一行人等過了河，上山寨來。就叫朱貴同上山寨相會，都來到寨中聚義廳上。左邊一帶四把交椅，卻是王倫，杜遷，宋萬，朱貴；右邊一帶兩把交椅，上首楊志，下首林冲，都坐定了。王倫叫殺羊置酒，安排筵宴，管待楊志，不在話下。話休絮煩，酒至數盃，王倫心裏想道：『若留林冲，實形容得我們不濟，不如我做個人情，并留了楊志，與他作敵。』因指着林冲對楊志道：『這個兄弟，他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，喚做「豹子頭」林冲，因這高太尉那廝安不得好人，把他尋事刺配滄州，那裏又犯了事，如今也新到這裏。卻纔制使要上東京勾當，不是王倫糾合制使，——小可兀自棄文就武，來此落草，制使又是有罪的人，雖經赦宥，難復前職。亦且高俅那廝見掌軍權，他如何肯容你？不如只就小寨歇馬，大秤分金銀，大碗吃酒肉，同箇好漢，不知制使心下主意若何？』楊志答道：『重蒙衆頭領如此帶攜，只是洒家有個親眷，見在東京居住。前者官事連累了他，不曾酬謝得。今日欲要投那裏走一遭，望衆頭領還了洒家行李；如不肯還，楊志空手也去了。』王倫笑道：『既是制使不肯在此，如何敢勒逼入夥？且請寬心住一宵，明日早行。』楊志大喜，當日飲酒到一更方歇，各自去歇息了。

次日早起來，又置酒與楊志送行。喫了早飯，衆頭領叫一個小嘍囉，把昨夜擔兒挑了，一齊都送下山來，到路口與楊志作別。叫小嘍囉渡河，送出大路。衆人相別了，自回山寨。王倫自此方纔肯教林冲坐第四位，朱貴坐第五位。從此五個好漢在梁山泊打家劫舍，不在話下。

只說楊志出了大路，尋個莊家挑了擔子，發付小嘍囉自回山寨。楊志取路，不數日，來到東京。入得城來，尋個客店安歇下；莊客交還擔兒，與了些銀兩，自回去了。楊志到店中放下行李，解了腰刀朴刀，叫店小二將些碎銀子買些酒肉喫了。過數日，央人來樞密院打點，理會本等的勾當，將出那擔兒內金銀財物，買上告下，再要補殿司府制使職役。把許多東西都使盡了，方纔得申文書，引去見殿帥高太尉。來到廳前，那高俅把從前歷事文書都看了，大怒道：「既是你等十個制使去運花石綱，九個回到京師交納了，偏你這廝把花石綱失陷了；又不來首告，倒又在逃，許多時捉拿不着，今日再要勾當，雖經赦宥所犯罪名，難以委用。」把文書一筆都批倒了，將楊志趕出殿帥府來。

楊志悶悶不已，回到客店中，思量：「王倫勸俺，也見得是；只爲洒家清白姓字，不肯將父母遺體來玷污了。指望把一身本事，邊庭上一鎗一刀，博個封妻蔭子，也與祖宗爭口氣；不想又喫這一閃。高太尉，

你忒毒害，恁地刻薄！心中煩惱了一回。在客店裏又住幾日，盤纏都使盡了。正是：

花石綱原沒紀綱，

奸邪到底困忠良。

早知廊廟當權重，

不若山林聚義長。

楊志尋思道：「卻是恁地好？只有祖上留下這口寶刀，從來跟着洒家，如今事急無措，只得拿去街上貨賣得千百貫錢鈔，好做盤纏，投往他處安身。」當日將了寶刀，插了草標兒，上市去賣。走到馬行街內，立了兩個時辰，並無一個人問。將立到晌午時分，轉來到天漢州橋熱鬧處去賣。楊志立未久，只見兩邊的人都跑入河下巷內去躲。楊志看時，只見都亂攔，口裏說道：「快躲了！大蟲來也！」楊志道：「好作怪！這等一片錦城池，卻那得大蟲來！」當下立住脚看時，只見遠遠地黑凜凜一大漢，喫得半醉，一步一攔撞將來。楊志看那人時，形貌生得粗陋。但見：

面目依稀似鬼，身持彷彿如人。枒杈怪樹，變爲臃腫形骸；臭穢枯椿，化作腌臢魍魎。渾身遍體，都生滲滲瀨瀨沙魚皮；夾腦連頭，盡長拳拳彎彎捲螺髮。胸前一片緊頑皮，額上三條強拘皺。

原來這人是京師有名的破落戶潑皮，叫做「沒毛大蟲」。牛二，專在街上撒潑，行兇，撞鬧，連爲幾

頭官司，開封府也治他不下，以此滿城人見那厮來都躲了。

卻說牛二搶到楊志面前，就手裏把那口寶刀扯將出來，問道：「漢子，你這刀要賣幾錢？」楊志道：「祖上留下寶刀，要賣三千貫。」牛二喝道：「甚麼鳥刀，要賣許多錢！我三十文買一把，也切得肉，切得豆腐。你的鳥刀有甚好處，叫做寶刀？」楊志道：「洒家的須不是店上賣的白鐵刀，這是寶刀。」牛二道：「怎的喚做寶刀？」楊志道：「第一件，砍銅剝鐵，刀口不捲；第二件，吹毛得過；第三件，殺人刀上沒血。」牛二道：「你敢剝銅錢麼？」楊志道：「你便將來剝與你看。」牛二便去州橋下香椒舖裏討了二十文當三錢，一垛兒將來放在州橋欄干上，叫楊志道：「漢子，你若剝得開時，我還你三千貫。」那時看的人，雖然不敢近前，向遠遠地圍住了望。楊志道：「這個直得甚麼？」把衣袖捲起，拿刀在手，看的較準，只一刀，把銅錢剝做兩半，衆人都喝采。牛二道：「喝甚麼鳥采！你且說第二件是甚麼？」楊志道：「吹毛得過；若把幾根頭髮，望刀口上只一吹，齊齊都斷。」牛二道：「我不信。」自把頭上拔下一把頭髮，遞與楊志，「你且吹我看。」楊志左手接過頭髮，照着刀口上盡氣力一吹，那頭髮都做兩段，紛紛飄下地來，衆人喝采。看的人越多了。牛二又問：「第三件是甚麼？」楊志道：「殺人刀上沒血。」牛二道：「怎麼殺人刀

上沒血？」楊志道：「把人一刀砍了，並無血痕，只是個快。」牛二道：「我不信，你把刀來剝一個人我看。」楊志道：「禁城之中，如何敢殺人？你不信時，取一隻狗來殺與你看。」牛二道：「你說殺人，不曾說殺狗！」楊志道：「你不買便罷，只管纏人做甚麼？」牛二道：「你將來我看。」楊志道：「你只顧沒了當，洒家又不是你撩撥的！」牛二道：「你敢殺我？」楊志道：「和你往日無冤，昔日無讐，一物不成兩物，現在沒來由殺你做甚麼？」牛二緊揪住楊志說道：「我偏要買你這口刀。」楊志道：「你要買，將錢來。」牛二道：「我沒錢。」楊志道：「你沒錢，揪住洒家怎地？」牛二道：「我要你這口刀。」楊志道：「我不與你。」牛二道：「你好男子，剝我一刀。」楊志大怒，把牛二推了一交。牛二爬將起來，鑽入楊志懷裏。楊志叫道：「街坊鄰舍，都是證見。楊志無盤纏，自賣這口刀，這個潑皮強奪洒家的刀，又把俺打。」街坊人都怕這牛二，誰敢向前來勸？牛二喝道：「你說我打你，便打殺直甚麼？」口裏說，一面揮起右手一拳打來，楊志霍地躲過，拿着刀搶入來，一時性起，望牛二額根上搠個着，撲地倒了。楊志趕入去，把牛二胸脯上又連搠了兩刀，血流滿地，死在地上。

楊志叫道：「洒家殺死這個潑皮，怎肯連累你們！潑皮既已死了，你們都來同洒家去官府裏出首。」

坊隅衆人慌忙攏來，隨同楊志徑投開封府出首，正值府尹坐衙，楊志拿着刀和地方鄰舍衆人都上廳來，一齊跪下，把刀放在面前。楊志告道：『小人原是殿司制使，爲因失陷花石綱，削去本身職役，無有盤纏，將這口刀在街貨賣。不期被個潑皮破落戶牛二強奪小人的刀，又用拳打小人；因此一時性起，將那人殺死，衆鄰舍都是證見。』衆人亦替楊志告說，分訴了一回。府尹道：『既是自行前來出首，免了這廝入門的款打，且叫取一面長枷枷了。』差兩員相官帶了件作行人，監押楊志并衆鄰舍一千人犯，都來天漢州橋邊登場檢驗了，疊成文案，衆鄰舍都出了供狀，保放，隨衙聽候當廳發落，將楊志於死囚牢裏監守。但見：

推臨獄內，擁入牢門，黃鬚節級，麻繩準備吊紉揪；黑面押牢，木匣安排牢鎖鑰。殺威棒，獄卒斷時腰痛；撒子角，囚人見了心驚。休言死去見閻王，只此便如真地獄。

且說楊志押到死囚牢裏，衆多押牢禁子，節級見說楊志殺死『沒毛大蟲』牛二，都可憐他是個好男子，不來問他取錢，又好生看覷他。天漢州橋下衆人，爲是楊志除了街上害人之物，都斂些盤纏，湊些銀兩，來與他送飯，上下又替他使用。推司也覷他是個身首的好漢，又與東京街上除了一害；牛二家

又沒苦主，把款狀都改得輕了；三推六問，卻招做一時鬪毆殺傷，誤傷人命。待了六十日限滿，當廳推司稟過府尹，將楊志帶出廳前，除了長枷，斷了二十脊杖，喚個文墨匠人刺了兩行金印，送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；那口寶刀沒官入庫。當廳押了文牒，差兩個防送公人，免不得是張龍趙虎；把七斤半鐵葉子盤頭護身枷釘了。分付兩個公人，便教監押上路。天漢州橋那幾個大戶科斂些銀兩錢物，等候楊志到來請他，兩個公人一同到酒店裏吃了些酒食，把出銀兩，齎發兩位防送公人，說道：『念楊志是個好漢，與民除害，今去北京，路途中望乞二位上下照顧，好生看他一看。』張龍趙虎道：『我兩個也知他是好漢，亦不必你衆位分付，但請放心。』楊志謝了衆人，其餘多的銀兩，盡送與楊志做盤纏，衆人各自散了。

話裏只說楊志同兩個公人來到原下的客店裏，算還了房錢，取了原寄的衣服行李，安排些酒食，請了兩位公人；尋醫士贖了幾個棒瘡的膏藥，貼了棒瘡；便同兩個公人上路。三個望北京進發，五里單牌，十里雙牌，逢州過縣，買些酒肉，不時間請張龍趙虎同喫。三個在路，夜宿旅館，曉行驛道，不數日來到北京，入得城中，尋個客店安下。原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，上馬管軍，下馬管民，最有權勢。那留守喚作梁中書，諱世傑，他是東京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。當日是二月初九日，留守陞廳，兩個公人解楊志到留守

司廳前，呈上開封府公文，梁中書看了。原在東京時，也曾認得楊志，當下一見了，備問情由。楊志便把高太尉不容復職，使盡錢財，將寶刀貨賣，因而殺死牛二的實情通前一告稟了。梁中書聽得大喜，當廳就開了枷，留在廳前聽用；押了批迴與兩個公人，自回東京了，不在話下。

只說楊志自在梁中書府中早晚慇懃聽候使喚，梁中書見他勤謹，有心要擡舉他，欲要遷他做個軍中副牌，月支一分請受，只恐衆人不伏；因此傳下號令，教軍政司告示大小諸將人員，來日都要出東郭門教場中去演武試藝。當晚梁中書喚楊志到廳前，梁中書道：『我有心要擡舉你做個軍中副牌，月支一分請受，只不知你武藝如何？』楊志稟道：『小人應過武舉出身，曾做殿司府制使職役。這十八般武藝，自小習學。今日蒙恩相抬舉，如撥雲見日一般，楊志若得寸進，當效啣環背鞍之報。』梁中書大喜，賜與一副衣甲。

當夜無事，次日天曉，時當二月中旬，正值風和日暖。梁中書早飯已罷，帶領楊志上馬，前遮後擁，往東郭門來。上得教場中，大小軍卒，并許多官員接見。就演武廳前下馬，到廳上，正面撒著一把渾銀交椅，坐下；左右兩邊，齊臻臻地排着兩行官員，指揮使，團練使，正制使，統領使，牙將，校尉，正牌軍，副牌軍，前後

周圍，惡狠狠地列着百員將校。正將臺上立着兩個都監：一個喚做『李天王』，李成，一個喚做『聞大刀』，聞達，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，統領着許多軍馬，一齊都來朝着梁中書呼三聲喏。卻早將臺上豎起一面黃旗來，將臺兩邊左右列着三五十對金鼓手，一齊發起擗來，品了三通畫角，發了三通擗鼓，教場裏面誰敢高聲。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來，前後五軍，一齊整肅；將臺上把一面引軍紅旗麾動，只見鼓聲響處，五百軍列成兩陣，軍士各執器械在手；將臺上又把白旗招動，兩陣馬軍齊齊地都立在面前，各把馬勒住。

梁中書傳下令來，叫喚副牌軍周謹向前聽令。右陣裏周謹聽得呼喚，躍馬到廳前，跳下馬，插了鎗，暴雷也似聲個大喏。梁中書道：『着副牌軍施逞本身武藝。』周謹得了將令，綽鎗上馬，在演武廳前，左盤右旋，右盤左旋，將手中鎗使了幾路，衆人喝采。梁中書道：『叫東京對撥來的軍健楊志。』楊志轉過廳前，唱個大喏。梁中書道：『楊志，我知你原是東京殿司府制使軍官，犯罪配來此間，卽目盜賊猖狂，國家用人之際，你敢與周謹比試武藝高低，如若贏得，便遷你充其職役。』楊志道：『若蒙恩相差遣，安敢有違鈞旨？』梁中書叫取一匹戰馬來，教甲仗庫隨行官吏應付軍器，教楊志披掛上馬，與周謹比試。楊

志去廳後把取來衣甲穿了，拴束罷，帶了頭盔、弓、箭、腰刀，手拿長鎗上馬，從廳後跑將出來。梁中書看了道：『着楊志與周謹先比鎗。』周謹怒道：『這個賊配軍敢來與我交鎗！』誰知惱犯了這個好漢，來與周謹鬪武。不因這番比試，有分教，楊志在萬馬叢中聞姓字，千軍隊裏奪頭功。畢竟楊志與周謹比試，引出甚麼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『急先鋒』東郭爭功

『青面獸』北京鬪武

話說當時周謹楊志兩箇勒馬，在於旗下，正欲出戰交鋒，只見兵馬都監聞達喝道：『且住！』自上廳來稟復梁中書道：『復恩相論這兩箇比試武藝，雖然未見本事高低，鎗刀本是無情之物，只宜殺賊勦寇，今日軍中自家比試，恐有傷損；輕則殘疾，重則致命，此乃於軍不利。可將兩根鎗去了鎗頭，各用氈片包裹，地下蘸了石灰，再各上馬，都與皂衫穿着。但是鎗桿斷拗，如白點多者，當輸。』梁中書道：『言之極當。』隨即傳令下去。

兩箇領了言語，向這演武廳後去了鎗尖，都用氈片包了，縛成骨朵；身上各換了皂衫，各用鎗去石灰桶裏蘸了石灰，再各上馬，出到陣前。那周謹躍馬挺鎗，直取楊志；這楊志也拍戰馬，撚手中鎗，來戰周謹。兩箇在陣前，來來往往，番番復復，攪做一團，鞍上人鬪人，坐下馬鬪馬，兩箇鬪了四五十合。看周謹時，恰似打翻了豆腐的，斑斑點點，約有三五十處；看楊志時，只有左肩牌下一點白。梁中書大喜，叫喚周謹上廳，看了跡道：『前官參你做箇軍中副牌，量你這般武藝，如何南征北討？怎生做得正請受的副牌？』教楊志替此人職役。管軍兵馬都監李成上廳稟復梁中書道：『周謹鎗法生疎，弓馬熟閑，不爭把他來逐了職事，恐怕慢了軍心。再教周謹與楊志比箭如何？』梁中書道：『言之極當。』再傳下將令來，叫楊志與周謹比箭。

兩個得子將令，都扎子鎗，各開了弓箭。楊志就弓袋內取出那張弓來，扣得端正；擎了弓，跳上馬，跑到廳前，立在馬上，欠身稟復道：『恩相，弓箭發處，事不容情，恐有傷損，乞請鈞旨。』梁中書道：『武夫比試，何慮傷殘？但有本事，射死勿論。』楊志得令，回到陣前。李成傳下言語，叫兩個比箭好漢，各關與一面遮箭牌，防護身體。兩箇各領遮箭防牌，縮在臂上。楊志說道：『你先射我三箭，後却還你三箭。』周謹聽

了，恨不得把楊志一箭射箇透明。楊志終是箇軍官出身，識破了他手段，全不把他爲事。怎見得兩箇比箭：

這箇曾向山中射虎，那箇慣從風裏穿楊。穀滿處，兔狐喪命；箭發時，鷓鴣魂傷。較藝術，當場比並；施手段，對衆揄揚。一箇磨鞞解，實難抵當；一箇閃身解，不可隄防。頃刻內要觀勝負，霎時間便見存亡。

當時將臺上早把青旗磨動，楊志拍馬望南邊去，周謹縱馬趕來，將韁繩搭在馬鞍韉上，左手拿着弓，右手搭上箭，拽得滿滿地望楊志後心颺地一箭。楊志聽得背後弓弦響，霍地一閃，去鎧裏藏身，那枝箭早射箇空。周謹見一箭射不着，却早慌了，再去壺中急取第二枝箭來，搭上弓弦，覷的楊志較親，望後心再射一箭。楊志聽得第二枝箭來，却不去鎧裏藏身，那枝箭風也似來，楊志那時也取弓在手，用弓梢只一撥，那枝箭滴溜溜撥下草地裏去了。周謹見第二枝箭又射不着，心裏越慌。楊志的馬早跑到教場盡頭，霍地把馬一兜，那馬便轉身望正廳上走回來；周謹也把馬只一勒，那馬也跑回，就勢裏趕將來去。那綠茸茸芳草地上，八箇馬蹄翻蓋撒鉞相似，勃喇喇地風團兒也似般走。周謹再取第三枝箭，搭在弓

弦上，扣得滿滿地，儘平生氣力，眼睜睜地看着楊志後心窩上，只一箭射將來。楊志聽弓弦響，紐回身，就鞍上把那枝箭只一綽，綽在手裏，便縱馬入演武廳前，撇下周謹的箭。梁中書見了大喜，傳下號令，却叫楊志也射周謹三箭。將臺上又把青旗磨動，周謹撇了弓箭，拿了防牌在手，拍馬望南而走。楊志在馬上把腰只一縱，略將脚一拍，那馬潑喇喇的便趕。楊志先把弓虛扯一扯，周謹在馬上聽得腦後弓弦響，扭轉身來，便把防牌來迎，却早接箇空。周謹尋思道：『那廝只會使鎗，不會射箭；等他第二枝箭再虛詐時，我便喝住了他，便算我贏了。』周謹的馬早到教場南盡頭，那馬便轉望演武廳來。楊志的馬見周謹馬距轉來，那馬也便回身。楊志早去壺中掣出一枝箭來，搭弓在弦上，心裏想道：『射中他後心窩，必至傷了他性命。他和我又沒冤讐，洒家只射他不致命處便了。』左手如托太山，右手如抱嬰孩，弓開如滿月，箭去似流星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箭正中周謹左肩；周謹措手不及，翻身落馬；那匹空馬直跑過演武廳背後去了。衆軍卒自去救那周謹去了。梁中書見了大喜，叫軍政司便呈文案來，教楊志截替了周謹職役。

楊志喜氣洋洋，下了馬，便向廳前來拜謝恩相，充其職役。正是：

得罪幽燕作配兵，

當場比試死相爭；

能將一箭穿楊手，

奪得牌軍半職榮。

不想塔下左邊轉上一箇人來叫道：『休要謝職，我和你兩箇比試。』楊志看那人時，身材七尺以上長短，面圓耳大，唇闊口方，腮邊一部落腮鬚，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直到梁中書面前，聲了喏，稟道：『周謹患病未痊，精神不在，因此誤輸與楊志。小將不才，願與楊志比試武藝，若如小將折半點便宜與楊志，休教截替周謹，便教楊志替了小將職役，雖死而不怨。』梁中書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却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軍索超。爲是他性急，撮鹽入火，爲國家面上，只要爭氣，當先廝殺，以此人都叫他做『急先鋒』。李成聽得，便下將臺來，直到廳前稟復道：『相公，這楊志既是殿司制使，必然好武藝，須和周謹不是對手，正好與索正牌比試武藝，便見優劣。』梁中書聽了，心中想道：『我指望一力要擡舉楊志，衆將不伏一發等他贏了索超，他們也死而無怨，却無話說。』梁中書隨即喚楊志上廳問道：『你與索超比試武藝如何？』楊志稟道：『恩相將令，安敢有違？』梁中書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你去廳後換了裝束，好生披掛，教甲仗庫隨行官吏取應用軍器給與，就叫牽我的戰馬借與楊志騎，小心在意，休覷得等閒。』楊志謝了，自去結束。却說李成分付索超道：『你却難比別人，周謹是你徒弟，先自輸了。你若有些疎失，吃他把大』

名府軍官都看得輕了。我有一匹慣會上陣的戰馬，并一副披掛，都借與你，小心在意，休教折了銳氣。」
索超謝了，也自去結束。

梁中書起身，走出塔前來，從人移轉銀交椅，直到月臺欄干邊放下，梁中書坐定；左右祇候兩行；喚打傘的撐開那把銀葫蘆頂茶褐羅三簷涼傘來，蓋定在梁中書背後。將臺上傳下將令，早把紅旗招動，兩邊金鼓齊鳴，發一通搦；去那教場中兩陣內，各放了箇砲。砲響處，索超跑馬入陣內，藏在門旗下；楊志也從陣裏跑馬入軍中，直到門旗背後。將臺上又把黃旗招動，又發了一通搦，兩軍齊吶一聲喊；教場中誰敢做聲，靜蕩蕩的；再一聲鑼響，扯起淨平白旗，兩下衆官沒一箇敢走動。胡言說話，靜靜地立着。

將臺上又把青旗招動，只見第三通戰鼓響處去，那左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，鸞鈴響處，正牌軍索超出馬直到陣前，兜住馬，拿軍器在手，果是英雄豪傑。但見頭帶一頂熟鋼獅子盔，腦後斗大來一顆紅纓；身披一副鐵葉攢成鎧甲，腰繫一條鍍金獸面束帶，前後兩面青銅護心鏡；上籠着一領緋紅團花袍，上面垂兩條綠絨縷領帶；下穿一雙斜皮氣跨靴；左帶一張弓，右懸一壺箭；手裏橫着一柄金蘸斧；坐下李都監那匹慣戰能征雪白馬。看那馬時，又是一匹好馬。但見：

色按庚辛，彷彿南山白額虎；毛堆膩粉，如同北海玉麒麟。衝得陣，跳得溪，喜戰鼓，性如君子。負得重，走得遠，慣嘶風，必是龍媒。勝如伍相梨花馬，賽過秦王白玉駒。

左陣上『急先鋒』索超兜住馬，扭着金蘸斧，立馬在陣前。右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，鸞鈴響處，楊志提手中鎗出馬，直至陣前，勒住馬，橫着鎗在手，果是勇猛。但見頭戴一頂鋪霜耀日鑲鐵盔，上撒着一把青纓；身穿一副鈎嵌梅花榆藥甲，繫一條紅絨打就勒甲條，前後獸面掩心；上籠着一領白羅生色花袍，垂着條紫絨飛帶；脚登一雙黃皮襯底靴；一張皮靶弓，數根鑿子箭；手中挺着渾鐵點鋼鎗；騎的是梁中書那匹火塊赤千里嘶風馬。看那馬時，又是匹無敵的好馬。但見：

驥分火焰，尾擺朝霞，渾身亂掃胭脂，兩耳對攢紅葉。侵晨臨紫塞，馬蹄迸四點寒星；日暮轉沙堤，就地滾一團火塊。休言南極神駒，真乃壽亭赤兔。

右陣上『青面獸』楊志撚手中鎗，勒坐下馬，立於陣前，兩邊軍將暗暗地喝采，雖不知武藝如何，先見威風出衆。

正南上旗牌官拿着銷金令字旗，驟馬而來，喝道：『奉相公鈞旨，教你兩箇俱各用心，如有虧誤處，

定行責罰；若是贏時，多有重賞。」二人得令，縱馬出陣，都到教場中心，兩馬相交，二般兵器並舉。索超忿怒，輪手中大斧，拍馬來戰楊志；楊志逞威，撚手中神鎗，來迎索超。兩箇在教場中間，將臺前面，二將相交，各賭平生本事。一來一往，一去一回，四條臂膊縱橫，八隻馬蹄撩亂，但見：

征旂蔽日，殺氣遮天。一箇金蘸斧直奔頂門，一箇渾鐵鎗不離心坎。這箇是扶持社稷毘沙門，托塔李天王；那箇是整頓江山掌金闕，天蓬大元帥。一個鎗尖上吐一條火焰，一箇斧刃中迸幾道寒光。那箇是七國中袁達重生，這箇是三分內張飛出世。一箇是巨靈神忿怒，揮大斧劈碎山根；一箇如華光藏生噴，仗金鎗拗開地府。這箇圓彪彪睜開雙眼，肱查查斜砍頭來；那箇必必剝剝咬碎牙關，火焰焰搖得鎗桿斷。各人窺破綻，那放半些閒。

兩箇鬪到五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月臺上梁中書看得呆了；兩邊衆軍官看了，喝采不迭；陣面上軍士們遞相廝覷道：「我們做了許多年軍，也曾出了幾遭征，何曾見這等一對好漢廝殺！」李成聞達在將臺上，不住聲叫道：「好鬪！」聞達心上只恐兩箇內傷了一箇，慌忙招呼旗牌官，拿着令字旗，與他分了。將臺上忽的一聲鑼響，楊志和索超鬪到是處，各自要爭功，那里肯回馬。旗牌官飛來叫道：「兩箇好漢

歇了，相公有令。」楊志索超方纔收了手中軍器，勒坐下馬，各跑回本陣來，立馬在旗下，看那梁中書，只等將令。

李成聞達下將臺來，直到月臺下，稟覆梁中書道：「相公，據這兩箇武藝，一般皆可重用。」梁中書大喜，傳下將令，喚楊志索超。牌旗中傳令，喚兩箇到廳前，都下了馬，小校接了二人的軍器，兩箇都上廳來，躬身聽令。梁中書叫取兩錠白銀，兩副表裏，來賞賜二人，就叫軍政司將兩箇都陞做管軍提轄使，便叫貼了文案，從今日便參了他兩箇。索超楊志都拜謝了梁中書，將着賞賜下廳來，解了鎗刀弓箭，卸了頭盔衣甲，換了衣裳。索超也自去了披掛，換了錦襖，都上廳來，再拜謝了衆軍官。梁中書叫索超楊志兩箇也見了禮，入班做了提轄。衆軍卒便打着得勝鼓，把着那金鼓旗先散。梁中書和大小軍官，都在演武廳上筵宴。看看紅日沉西，筵席已罷，梁中書上了馬，衆官員都送歸府。馬頭前擺着這兩箇新參的提轄，上下肩都騎着馬，頭上亦都帶着紅花，迎入東郭門來。兩邊街道扶老攜幼，都看了歡喜。梁中書在馬上問道：「你那百姓，歡喜爲何？」衆老人都跪了稟道：「老漢等生在北京，長在大名府，不曾見今日這等兩箇好漢將軍比試。今日教場中看了這般敵手，如何不歡喜？」梁中書在馬上聽了大喜，回到府中，衆

官各自散了。索超自有一班弟兄請去作慶飲酒；楊志新來，未有相識，自去梁府宿歇，早晚慇懃聽候使喚，都不在話下。

且把這閒話丟過，只說正話。自東郭演武之後，梁中書十分愛惜楊志，早晚與他並不相離，月中又有一分請受，自漸漸地有人來結識他。那索超見了楊志手段高強，心中也自欽伏。不覺光陰迅速，又早春盡夏來，時逢端午，蕤賓節至，梁中書與蔡夫人在後堂家宴，慶賀端陽。但見：

盆栽綠艾，瓶插紅榴。水晶簾捲蝦鬚，錦繡屏開孔雀。菖蒲切玉，佳人笑捧紫霞杯；角黍堆銀，美女高擎青玉案。食烹異品，果獻時新。葵扇風中，奏一派聲清韻美；荷衣香裏，出百般舞態嬌姿。

當日梁中書正在後堂與蔡夫人家宴，慶賞端陽，酒至數杯，食供兩套，只見蔡夫人道：「相公自從出身，今日爲一統帥，掌握國家重任，這功名富貴從何而來？」梁中書道：「世傑自幼讀書，頗知經史，人非草木，豈不知泰山之恩，提攜之力，感激不盡！」蔡夫人道：「丈夫既知我父親恩德，如何忘了他生辰？」梁中書道：「下官如何不記得，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，已使人將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，送上京師慶壽；一月之前，幹人都關領去了。見今九分齊備，數日之間，也待打點停當，差人起程。只是一件，在此躊躇。」

上年收買了許多玩器并金珠寶貝，使人送去，不到半路，盡被賊人劫了，枉費了造一遭財物，至今嚴捕賊人不獲。今年叫誰人去好？」蔡夫人道：「帳前見有許多軍校，你還擇知心腹的人去便了。」梁中書道：「尚有四五十日，早晚催併禮物完足，那時選擇去人未遲。夫人不必掛心，世傑自有理會。」當日家宴，午牌至二更方散，自此不在話下。

不說梁中書收買禮物玩器，選人上京去慶賀蔡太師生辰，且說山東心州鄆城縣新到任一個知縣，姓時，名文彬，此人爲官清正，作事廉明，每懷惻隱之心，常有仁慈之念。爭田奪地，辨曲直而後施行；閒毆相爭，分輕重方才決斷。閒暇時撫琴會客，忙迫裏飛筆判詞。名爲縣之宰官，實乃民之父母。

當日知縣時文彬陞廳公座，左右南邊排着公吏人等，知縣隨即叫喚尉司捕盜官員并兩個巡捕都頭。本縣尉司管下有兩個都頭，一個喚做步兵都頭，一個喚做馬兵都頭。這馬兵都頭，管着二十四坐馬弓手，二十個士兵；那步兵都頭管着二十個使鎗的頭目，二十個士兵。這馬兵都頭姓朱名全，身長八尺四五；有一部虎鬚髯，長一尺五寸；面如重棗，目若朗星，似關雲長模樣，滿縣人都稱他做「美髯公」。原是本地富戶，只因他仗義疎財，結識江湖上好漢，學得一身好武藝。怎見的朱全氣象，但見：

義膽忠肝豪傑，胸中武藝精通，超羣出衆果英雄。彎弓能射虎，提劍可誅龍。一表堂堂神鬼怕，形容凜凜威風。面如重棗色通紅，雲長重出世，人號『美髯公』。

那步兵都頭姓雷名橫，身長七尺五寸，紫棠色面皮，有一部扇圈鬚鬚；爲他膂力過人，跳二三丈闊澗，滿縣人都稱他做『插翅虎』。原是本縣打鐵匠人出身，後來開張碓房，殺牛放賭，雖然仗義，只有些心地匾窄；也學得一身好武藝。怎見得雷橫的氣象，但見：

天上罡星臨世上，就中一個偏能。都頭好漢是雷橫。拽拳神臂健，飛脚電光生。江海英雄推武勇，跳牆過澗身輕，英雄誰敢與相爭！山東『插翅虎』，寰海盡聞名。

那朱仝雷橫兩個，專管擒拿賊盜。當日知縣呼喚兩個上廳來，聲了喏，取台旨。知縣道：『我自到任以來，聞知本府濟州管下所屬水鄉梁山泊賊盜聚衆打劫，拒敵官軍；亦恐各處鄉村盜賊猖狂，小人甚多。今喚你等兩個，休辭辛苦，與我將帶本管士兵人等，一個出西門，一個出東門，分投巡捕。若有賊人，隨即勦獲申解，不可擾動鄉民。體知東溪村山上有株大紅葉樹，別處皆無，你們衆人採幾片來縣裏呈納，方表你們會巡到那裏。若無紅葉，便是汝等虛妄，定行責罰不恕。』兩個都頭領了台旨，各自回歸，點了

本管土兵，分投自去巡察。

不說朱仝引人出西門自去巡捕，只說雷橫當晚引了二十個土兵出東門，繞村巡察，遍地里走了一遭，回來到東溪村山上，衆人採了那紅葉，就下村來。行不到三二里，早到靈官廟前，見殿門不關，雷橫道：『這殿裏又沒有廟祝，殿門不關，莫不有歹人在裏面麼？』衆人拿着火，一齊照將入來，只見供桌上赤條條地睡着一个大漢。天道又熱，那漢子把些破衣裳團做一塊作枕頭，枕在項下，齣齣的沉睡着。在供桌上。雷橫看了道：『好怪，好怪！知縣相公忒神明，原來這東溪村真個有賊！』大喝一聲，那漢卻待要掙扎，被二十個土兵一齊向前，把那漢子一條索綁了，押出廟門，投一個保正莊上來。不是投那個去處，有分教，東溪村裏，聚三四籌好漢英雄；鄆城縣中，尋十萬貫金珠寶貝。正是天上罡星來聚會，人間地煞得相逢。畢竟雷橫拿住那漢，投解甚處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『赤髮鬼』醉臥靈官殿

『晁天王』認義東溪村

話說當時雷橫來到靈官殿上，見了這條大漢，睡在供桌上，衆士兵向前，把條索子綁了，捉離靈官殿來，天色卻早，是五更時分。雷橫道：『我們且押這廝去晁保正莊上討些點心喫了，卻解去縣裏取問。』一行衆人卻都奔這保正莊上來。

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，名蓋，祖是本縣本鄉富戶，平生仗義疎財，專愛結識天下好漢，但有人來投奔他的，不論好歹，便留在莊上住；若要去時，又將銀兩齎助他起身。最愛刺鎗使棒，亦自身強力壯，不娶妻室，終日只是打熬筋骨。鄆城縣管下東門外有兩個村坊，一個東溪村，一個西溪村，只隔着一條大溪。當初這西溪村常常有鬼，白日迷人下水，在溪裏無可奈何。忽一日，有個僧人經過，村中人備細說知此事，僧人指個去處，教用青石鑿個寶塔，放於所在，鎮住溪邊；其時西溪村的鬼，都趕過東溪村來。那時晁蓋得知了，大怒，從這裏走將過去，把青石寶塔獨自奪了過來，東溪村放下，因此人皆稱他做『托塔天王』。晁蓋獨霸在那村坊，江湖都聞他名字。

卻早雷橫并士兵押着那漢來到莊前敲門，莊裏莊客聞知，報與保正。此時晁蓋未起，聽得報是雷都頭到來，慌忙叫開門。莊客開得莊門，衆士兵先把那漢子吊在門房裏；雷橫自引了十數個爲頭的人

到草堂上坐下。晁蓋起來接待，動問道：『都頭有甚公幹到這裏？』雷橫答道：『奉知縣相公鈞旨：着我與朱仝兩個引了部下士兵，分投下鄉村各處巡捕賊盜；因走得力乏，欲得少歇，逕投貴莊暫息，有驚保正安寢。』晁蓋道：『這個何妨！』一面叫莊客安排酒食管待，先把湯來喫。晁蓋動問道：『敝村曾拿得個把小賊麼？』雷橫道：『卻纔前面靈官殿上有個大漢睡着在那裏，我看那厮不是良善君子，以定是醉了，就便睡着。我們把索子縛綁了，本待便解去縣裏見官，一者忒早些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，恐日後父母官問時，保正也好答應，見今吊在貴莊門房裏。』晁蓋聽了，記在心，稱謝道：『多虧都頭見報。』少刻莊客捧出盤饌酒食，晁蓋喝道：『此間不好說話，不如去後廳軒下少坐。』便叫莊客裏面點起燈燭，請都頭到裏面酌盃。晁蓋坐了主位，雷橫坐了客席。兩個坐定，莊客鋪下菓品，按酒，菜蔬，盤饌。莊客一面篩酒，晁蓋又叫買酒與士兵衆人喫，莊客請衆人都引去廊下客位裏管待，大盤酒肉只管叫衆人喫。晁蓋一頭相待雷橫喫酒，一面自肚裏尋思：『村中有甚小賊喫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誰。』相陪喫了五七盃酒，便叫家裏一個主管出來陪奉都頭坐一坐，『我去淨了手便來。』

那主管陪侍着雷橫喫酒，晁蓋卻去裏面拿了個燈籠，逕來門樓下看時，士兵都去喫酒，沒一個在

外面，晁蓋便問看門的莊客：『都頭拿的賊吊在那裏？』莊客道：『在門房裏關着。』晁蓋去推開門，打一看時，只見高高吊起那漢子在裏面，露出一身黑肉，下面抓扎起兩條黑魃魃毛腿，赤着一雙脚。晁蓋把燈照那人臉時，紫黑闊臉，鬚邊一搭硃砂記，上面生一片黑黃毛。晁蓋便問道：『漢子，你是那裏人？』村中不曾見有你。』那漢道：『小人是遠鄉客人，來這裏投奔一個人，卻把我來拿做賊，我須有分辨處。』晁蓋道：『你來我這村中投奔誰？』那漢道：『我來這村中投奔一個好漢。』晁蓋道：『這好漢叫做甚麼？』那漢道：『他喚做晁保正。』晁蓋道：『你卻尋他有甚勾當？』那漢道：『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；如今我有一套富貴要與他說知，因此而來。』晁蓋道：『你且住；只我便是晁保正，卻要我救你，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。少刻，我送雷都頭那人出來時，你便叫我做阿舅，我便認你做外甥，只說四五歲離了這裏，今番來尋阿舅，因此不認得。』那漢道：『若得如此救護，深感厚恩，義士提攜則個！』正是：

黑甜一枕古祠中，

被獲高懸草舍東。

百萬賊私天不佑，

解圍晁蓋有奇功。

當時晁蓋提了燈籠，自出房來，仍舊把門拽上，急入後廳來見雷橫，說道：『甚是慢客。』雷橫道：『多

多相擾，理甚不當。」兩個又喫了數盃酒，只見窗子外射入天光來，雷橫道：「東方動了，小人告退，好去縣中畫卯。」晁蓋道：「都頭官身，不敢久留；若再到敝村公幹，千萬來走一遭。」雷橫道：「卻得再來拜望，不須保正分付。請保正見送。」晁蓋道：「卻罷，也送到莊門口。」兩個同走出來，那夥士兵衆人都得了酒食，喫得飽了，各自拿了鎗棒，便去門房裏解了那漢，背剪縛着帶出門外。晁蓋見了，說道：「好條大漢！」雷橫道：「這廝便是靈官廟裏捉的賊。」……說猶未了，只見那漢叫一聲：「阿舅，救我則個！」晁蓋假意看他一看，喝問道：「兀的這廝不是王小三麼？」那漢道：「我便是，阿舅救我。」衆人喫了一驚。雷橫便問晁蓋道：「這人是誰？如何卻認得保正？」晁蓋道：「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。這廝如何在廟裏歇？乃是家姐的孩兒，從小在這裏過活，四五歲時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，一去了十數年。這廝十四五歲又來走了一遭，跟個本京客人來這裏販賣，向後再不會見面。多聽得人說這廝不成器，如何卻在這裏？小可本也認他不得，爲他鬢邊有這一塔硃砂記，因此影影認得。」晁蓋喝道：「小三，你如何不逕來見我？卻去村中做賊！」那漢叫道：「阿舅，我不會做賊。」晁蓋喝道：「你既不做賊，如何拿你在這裏？」奪過士兵手裏棍棒，劈頭劈臉便打。雷橫并衆人勸道：「且不要打，聽他說。」那漢道：「阿舅息怒，

且聽我說：自從十四五歲時來走了這遭，如今不是十年了？昨夜路上多喫了一盃酒，不敢來見阿舅，權去廟裏睡得醒了，卻來尋阿舅；不想被他們不問事由，將我拿了。卻不曾做賊。」晁蓋拿起棍來又要打，口裏罵道：「畜生！你卻不逕來見我，且在路上貪睡這口黃湯，我家中沒有與你喫，辱沒殺人！」雷橫勸道：「保正息怒，你令甥本不會做賊，我們見他喏大一條大漢，在廟裏睡得蹺蹊，亦且面生，又不認得，因此設疑，捉了他來這裏。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，定不拿他。」喚士兵快解了綁縛的索子，放還保正，衆士兵登時放了那漢。雷橫道：「保正休怪，早知是令甥，不致如此，甚是得罪，小人們回去。」晁蓋道：「都頭且住，請入小莊，再有話說。」

雷橫放了那漢，一齊再入草堂裏來。晁蓋取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，說道：「都頭休嫌輕微，望賜笑留。」雷橫道：「不當如此。」晁蓋道：「若是不肯收受時，便是怪小人。」雷橫道：「既是保正厚意，權且收受，改日卻得報答。」晁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橫，晁蓋又取些銀兩賞了衆士兵。再送出莊門外，雷橫相別了，引着士兵自去。

晁蓋卻同那漢到後軒下取幾件衣裳，與他換了，取頂頭巾與他戴了，便問那漢姓甚名誰，何處人

氏。那漢道：「小人姓劉，名唐，祖貫東潞州人氏，因這鬢邊有這塔碓砂記，人都喚小人做「赤髮鬼」，特地送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。昨夜晚了，因醉倒廟裏，不想被這廝們捉住，綁縛了來，正是「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」今日幸得在此，哥哥坐定，受劉唐四拜。」拜罷，晁蓋道：「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，見在何處？」劉唐道：「小人自幼飄蕩江湖，多走途路，專好結識好漢，往往多聞哥哥大名，不期有緣得遇，曾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，多曾來投奔哥哥，因此劉唐敢說這話。這裏別無外人，方可傾心吐膽，對哥哥說。」晁蓋道：「這裏都是我心腹人，但說不妨。」劉唐道：「小弟打聽得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，玩器等物，送上東京，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。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，來到半路裏，不知被誰人打劫了，至今也無捉處；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，早晚安排起程，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辰。小弟想此一套是不義之財，取之何礙！便可商議個道理去半路上取了，天理知之，也不爲罪。聞知哥哥大名，是個真男子，武藝過人。小弟不才，頗也學得本事，休道三五個漢子，便是一二千軍馬隊中，拿條鎗，也不懼他。倘蒙哥哥不棄時，獻此一套富貴，不知哥哥心內如何？」晁蓋道：「壯哉！且再計較。你既來這裏，想你喫了些艱辛，且去客房裏將息少歇，待我從長商議，來日說話。」晁蓋叫莊客引

劉唐廊下客房裏歇息，莊客引到房中，也自去幹事了。

且說劉唐在房裏尋思道：『我着甚來由，苦惱這遭！多虧晁蓋完成，解脫了這件事。只叵耐雷橫那廝，平白騙了晁保正十兩銀子，又吊我一夜。患那廝去未遠，我不如拿了條棒趕上去，齊打翻了那廝們，卻奪回那銀子，送還晁蓋，也出一口惡氣。此計大妙。』劉唐便出房門，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朴刀，便出莊門，大踏步投南趕來。此時天色已明，但見：

北斗初橫，東方欲白，天涯曙已纔分，海角殘星漸落。金雞三唱，喚佳人傅粉施朱；寶馬頻嘶，催行客爭名競利。幾縷丹霞橫碧漢，一輪紅日上扶桑。

這『赤髮鬼』劉唐挺着朴刀，趕了五六里路，卻早望見雷橫引着士兵，慢慢地行將去。劉唐趕上來，大喝一聲：『兀那都頭不要走！』

雷橫喫了一驚，回過頭來，見是劉唐撚着朴刀趕來，雷橫慌忙去士兵手裏奪條朴刀拿着，喝道：『你那廝趕將來做甚麼？』劉唐道：『你曉事的，留下那十兩銀子還了我，我便饒了你！』雷橫道：『是你阿舅送我的，干你甚事？我若不看你阿舅面上，直結果了你這廝性命，劉地問我取銀子。』劉唐道：『我

須不是賊，你卻把我吊了一夜，又騙我阿舅十兩銀子，是會的將來還我，佛眼相看；你若不還我，叫你目前流血！』雷橫大怒，指着劉唐大罵道：『辱門敗戶的謊賊，怎敢無禮！』劉唐道：『你那作害百姓的腌臢潑才，怎敢罵我！』雷橫又罵道：『賊頭賊臉賊骨頭，必然要連累晁蓋！你這等賊心賊肝，我行須使不得！』劉唐大怒道：『我來和你見個輸贏。』撚着朴刀，直奔雷橫。雷橫見劉唐趕上來，呵呵大笑，挺手中朴刀來迎。兩個就大路上廝併，但見：

一來一往，似鳳翻身；一撞一衝，如鷹展翅。一個照拗，盡依良法；一個遮攔，自有悟頭。這個丁字脚，搶將入來；那個四換頭，奔將進去。兩句道：雖然不上凌煙閣，只此堪描入畫圖。

當時雷橫和劉唐就路上鬪了五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衆士兵見雷橫贏劉唐不得，卻待都要一齊上併他，只見側首籬門開處，一個人掣兩條銅鍊，叫道：『你們兩個好漢，且不要鬪，我看了多時，權且歇一歇，我有話說。』便把銅鍊就中一隔；兩個都收住了朴刀，跳出圈子外來，立住了脚。看那人時，似秀才打扮：戴一頂桶子樣抹眉梁頭巾，穿一領皂沿邊麻布寬衫，腰繫一條茶褐纓帶，下面絲鞋淨襪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面白鬚長。這人乃是『智多星』吳用，表字學究，道號加亮先生。祖貫本鄉人氏。曾有一首臨江仙

讚吳用的好處：

萬卷經書曾讀過，平生機巧心靈，六韜三略究來精。胸中藏戰將，腹內隱雄兵。謀略敢欺諸葛亮，
陳平豈敵才能。略施小計鬼神驚，字稱吳學究，人號『智多星。』

當時吳用手提銅鍊，指着劉唐叫道：『那漢且住，你因甚和都頭爭執？』劉唐光着眼看吳用道：『不干你秀才事！』雷橫便道：『教授不知，這廝夜來赤條條地睡在靈官廟裏，被我們拿了這廝，帶到晁保正莊上，原來卻是保正的外甥，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。晁天王請我們喫了酒，送些禮物與我，這廝瞞了他阿舅，直趕到這裏問我取，你道這廝大膽麼？』吳用尋思道：『晁蓋我都是自幼結交，但有些事，便和我相議計較；他的親眷相識，我都知道，不曾見有這個外甥。亦且年甲也不相登，必有些蹊蹊。我且勸開了這場鬧，卻再問他。』吳用便道：『大漢休執迷，你的母舅與我至交，又和這都頭亦過得好，他便送些人情與這都頭，你卻來討了，也須壞了你母舅面皮。且看小生面，我自與你母舅說。』劉唐道：『秀才，你不省得。這個不是我阿舅甘心與他，他詐取了我阿舅的銀兩；若是不還我，誓不回去。』雷橫道：『只除是保正自來取，便還他，卻不還你。』劉唐道：『你屈冤人做賊，詐了銀子，怎地不還？』雷橫道：『不是你

的銀子，不還，不還！』劉唐道：『你不還，只除問得我手裏朴刀肯便罷。』吳用又勸：『你兩個鬪了半日，又沒輸贏，只管鬪到幾時是了？』劉唐道：『他不還我銀子，直和他拚個你死我活便罷。』雷橫大怒道：『我若怕你，添個士兵來併你，也不算好漢，我自好歹搥翻你便罷。』劉唐大怒，拍着胸前叫道：『不怕！不怕！』便趕上來。這邊雷橫便指手劃脚也趕攏來。兩個又要廝併，這吳用橫身在裏面勸，那裏勸得住！劉唐撚着朴刀，只待鑽將過來；雷橫口裏千賊萬賊罵，挺起朴刀，正待要鬪，只見衆士兵指道：『保正來了。』劉唐回身看時，只見晁蓋披着衣裳，前襟攤開，從大路上趕來，大喝道：『畜生不得無禮！』那吳用大笑道：『須是保正自來，方纔勸得這場鬪。』晁蓋趕得氣喘，問道：『你怎的趕來這裏鬪朴刀？』雷橫道：『你的令甥擎着朴刀趕來問我取銀子，小人道：「不還你，我自送還保正，非干你事。」』他和小人鬪了五十合，教授解勸在此。』晁蓋道：『這畜生，小人並不知道，都頭看小人面請回，自當改日登門陪話。』雷橫道：『小人也知那廝胡爲，不與他一般見識，又勞保正遠出。』作別自去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吳用對晁蓋說道：『不是保正自來，幾乎做出一場大事。這個令甥端的非凡！是好武藝，小生在籬笆裏看了。這個有名慣使朴刀的雷都頭，也敵不過，只辦得架隔遮攔。若再鬪幾合，雷橫必然有失。』

性命，因此，小人慌忙出來間隔了。這個令甥從何而來？往常時莊上不會見有。」晁蓋道：「卻待正要請先生到敝莊商議句話，正欲使人來，只見不見了他，鎗架上朴刀又沒尋處，只見牧童報說，一個大漢拿條朴刀望南一直趕去，我慌忙隨後追得來，早是得教授諫勸住了。請尊步同到敝莊，有句話計較計較。」那吳用還至書齋，掛了銅鍊在書房裏，分付主人家道：「學生來時，說道先生今日有幹權放一日假。」有詩爲證：

文才不下武才高，

銅鍊猶能勸朴刀。

只愛雄談偕義士，

豈甘枯坐伴兒曹。

放他衆鳥籠中出，

許爾羣蛙野外跳。

自是先生多好動，

學生歡喜主人焦。

吳用拽上書齋門，將鎖鎖了，同晁蓋劉唐到晁家莊上，晁蓋徑邀入後堂深處，分賓而坐。吳用問道：「保正，此人是誰？」晁蓋道：「江湖上好漢，此人姓劉，名唐，是東潞州人氏。因此有一套富貴，特來投奔我；夜來他醉臥在靈官廟裏，卻被雷橫捉了，拏到我莊上，我因認他做外甥，方得脫身。他說：『有北京大

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，送上東京，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，早晚從這裏經過，此等不義之財，取之何礙！他來的意，正應我一夢。我昨夜夢見北斗七星，直墜在我屋脊上；斗柄上另有一顆小星，化道白光去了。我想星照本家，安得不利？今早正要求請教授商議，此一件事若何？」吳用笑道：「小生見劉兄趕得來蹺蹊，也猜個七八分了。此一事卻好，只是一件，人多做不得，人少又做不得。宅上空有許多莊客，一個也用不得，如今只有保正，劉兄，小生三人，這件事如何團弄？便是保正與劉兄十分了得，也擔負不下。這段事須得七八個好漢方可，多也無用。」晁蓋道：「莫非應夢之星數？」吳用便道：「兄長這一夢也非同小可，莫非北地上再有扶助的人來？」吳用尋思了半晌，眉頭一縱，計上心來，說道：「有了！有了！」晁蓋道：「先生既有心腹好漢，可以便去請來，成就這件事。」吳用不慌不忙，疊兩個指頭，說出這句話來，有分教，東溪莊上，聚義漢翻作強人；石碣村中，打魚船權爲戰艦。正是指揮說地談天口，來誘翻江攪海人。畢竟「智多星」吳用說出甚麼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吳學究說三阮撞籌

公孫勝應七星聚義

話說當時吳學究道：『我尋思起來，有三個人，義膽包身，武藝出衆，敢赴湯蹈火，同死同生。只除非得這三個人，方纔完得這件事。』晁蓋道：『這三個卻是甚麼樣人？姓甚名誰？何處居住？』吳用道：『這三個人是弟兄三個，在濟州梁山泊邊石碣村住，日常只打魚爲生，亦曾在泊子裏做私商勾當。本身姓阮，弟兄三人，一個喚做「立地太歲」阮小二，一個喚做「短命二郎」阮小五，一個喚做「活閻羅」阮小七。這三個是親弟兄。小生舊日在那裏住了數年，與他相交時，他雖是個不通文墨的人，爲見他與人結交真有義氣，是個好男子，因此和他來往，今已好兩年不會相見。若得此三人，大事必成。』晁蓋道：『我也曾聞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，只不會相會。石碣村離這裏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，何不使人請他們來商議？』吳用道：『着人去請，他們如何肯來？小生必須自去那裏，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說他們入夥。』晁蓋大喜道：『先生高見，幾時可行？』吳用答道：『事不宜遲，只今夜三更便去，明日晌午可到那裏。』晁蓋道：『最好。』當時叫莊客且安排酒食來喫。吳用道：『北京到東京也曾行到，只不知生辰綱從那條路來，再煩劉兄休辭生受，連夜去北京路上探聽起程的日期，端的從那條路上來？』劉唐道：『小弟

只今夜也便去。』吳用道：『且住，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，如今卻是五月初頭，尙有四五十日，等小生先去說了三阮弟兄回來，那時卻教劉兄去。』晁蓋道：『也是，劉兄弟只在我莊上等候。』

話休絮煩，當日喫了半晌酒食，至三更時分，吳用起來洗漱罷，喫了些早飯，討了些銀兩，藏在身邊，穿上草鞋，晁蓋劉唐送出莊門，吳用連夜投石碣村來。行到晌午時分，早來到那村中。但見：

青鬱鬱山峯疊翠，綠依依桑柘堆雲。四邊流水繞孤村，幾處疏篁沿小徑。茅簷傍澗，古木成林，籬外高懸沽酒旆，柳陰閒纜釣魚舩。

吳學究自來認得，不用問人，來到石碣村中，逕投阮小二家來。到得門前看時，只見枯椿上纜着數隻小漁船，疏籬外曬着一張破魚網，倚山傍水，約有十數間草房。吳用叫一聲道：『二哥在家麼？』只見一個人從裏面走出來，生得如何，但見：

軀兜臉，兩眉豎起，略綽口，四面連拳。胸前一帶蓋膽黃毛，背上兩枝橫生板肋。臂膊有千百斤氣力，眼睛射幾道寒光。休言村裏一漁人，便是人間真太歲。

那阮小二走將出來，頭戴一頂破頭巾，身穿一領舊衣服，赤着雙腳，出來見了是吳用，慌忙聲喏道：

「教授何來？甚風吹得到此？」吳用答道：「有些小事，特來相浼二郎。」阮小二道：「有何事，但說不妨。」吳用道：「小生自離了此間，又早二年。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，他要辦筵席，用着十數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，因此特地來相投足下。」阮小二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小人且和教授喫三杯，卻說。」吳用道：「小生的來意，也欲正要和二哥喫三杯。」阮小二道：「隔湖有幾處酒店，我們就在船裏盪將過去。」吳用道：「最好；也要就與五郎說句話，不知在家也不在？」阮小二道：「我們去尋他便了。」兩個來到泊岸邊，枯椿上纜的小船解了一隻，便扶着吳用下船去了；樹根頭拿了一把樺揪，只顧盪；早盪將開去，望湖泊裏來。正盪之間，只見阮小二把手一招，叫道：「七哥，曾見五郎麼？」吳用看時，只見蘆葦叢中搖出一隻船來。那漢生的如何，但見：

疙疸臉橫生怪肉，玲瓏眼突出雙睛。腮邊長短淡黃鬚，身上交加烏黑點，渾如生鐵打成，疑是頑銅鑄就。世上降生真五道，村中喚作『活閻羅。』

那阮小七頭戴一頂遮日黑箬笠，身上穿個棋子布背心，腰繫着一條生布裙，把那隻船盪着，問道：「二哥，你尋五哥做甚麼？」吳用叫一聲七郎：「小生特來相央你們說話。」阮小七道：「教授恕罪，好

幾時不會相見。」吳用道：「一同和二哥去喫杯酒。」阮小七道：「小人也欲和教授喫杯酒，只是一向不會見面。」兩隻船廝跟着在湖泊裏，不多時，划到個去處，團團都是水，高埠上有七八間草房，阮小二叫道：「老娘，五哥在麼？」那婆婆道：「說不得，魚又不得打，連日去賭錢，輸得沒了分文，卻纔討了我頭上釵兒，出鎮上賭去了。」阮小二笑了一聲，便把船划開。阮小七便在背後船上說道：「哥哥，正不知怎地？賭錢只是輸，卻不晦氣！莫說哥哥不贏，我也輸得赤條條地。」吳用暗想道：「中了我的計了。」兩隻船廝並着，投石碣村鎮上來。划了半個時辰，只見獨木橋邊一個漢子，把着兩串銅錢，下來解船。阮小二道：「五郎來了。」吳用看時，但見：

一雙手渾如鐵棒，兩隻眼有似銅鈴。面上雖有些笑容，眉間卻帶着殺氣。能生橫禍，善降非災。拳打來，獅子心寒；脚踢處，虵蛇喪膽。何處覓行瘟使者，只此是「短命二郎。」

那阮小五斜戴着一頂破頭巾，鬢邊插朶石榴花，披着一領舊布衫，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鬱鬱一個豹子來，裏面匾札起袴子，上面口着一條聞道棋子布手巾。吳用叫一聲道：「五郎得采麼？」阮小五道：「原來卻是教授，好兩年不會見面；我在橋上望你們半日了。」阮小二道：「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尋你，

老娘說道出鎮上賭錢去了，因此同來這裏尋你。且來和教授去水閣上喫三五。」阮小五慌忙去橋邊解了小船，跳在艙裏，捉了樺楫，只一划，三隻船廝並着划了一歇，早到那個水閣酒店前。看時，但見：

前臨湖泊，後映波心，數十株槐柳綠如煙，一兩蕩荷花紅照水。涼亭上窗開碧檻，水閣中風動朱簾。休言三醉岳陽，只此便是蓬島客。

當下三隻船撐到水亭下荷花蕩中，三隻船都纜了。扶吳學究上了岸，入酒店裏來，都到水閣內揀

一副紅油桌凳。阮小二便道：「先生休怪我三個弟兄龕俗，請教授上坐。」吳用道：「卻使不得。」阮小

七道：「哥哥只顧坐主位，請教授坐客席；我兄弟兩個便先坐了。」吳用道：「七郎只是性快。」四個人

坐定了，叫酒保打一桶酒來。店小二把四隻大蓋子擺開，鋪下四雙筯，放了四盤菜蔬，打一桶酒，放在桌

子上。阮小二道：「有甚麼下口？」小二哥道：「新宰得一頭黃牛，花糕也似好肥肉。」阮小二道：「大塊

切十斤來。」阮小五道：「教授休笑話，沒甚孝順。」吳用道：「倒來相擾，多激惱你們。」阮小二道：「休

恁地說！」催促小二哥只顧篩酒，早把牛肉切做兩盤，將來放在桌上。阮家三兄弟讓吳用喫好了幾塊，

便喫不得了；那三個狠淪虎食，喫了一回。阮小五動問道：「教授到此貴幹？」阮小二道：「教授如今在

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教學，今來要對付十數尾金色鯉魚要重十四五斤的，特來尋我們。」阮小七道：「若是每常要二三十尾也有，莫說十數個，再要多些，我弟兄們也包辦得。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難得。」

阮小五道：「教授遠來，我們也對付十來個重五六斤的相送。」吳用道：「小生多有銀兩在此，隨算價錢，只是不用小的，須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。」阮小七道：「教授，卻沒討處，便是五哥許五六斤的，也不能彀，須是等得幾日纔得。我的船裏有一桶小活魚，就把來喫酒。」阮小七便去船內取將一桶小魚上來，約有五七斤，自去竈上安排，盛做三盤，把來放在桌上。阮小七道：「教授胡亂喫些個。」四個又喫了

一回，看看天色漸晚，吳用尋思道：「這酒店裏須難說話，今夜必是他家權宿，到那裏卻又理會。」阮小二道：「今夜天色晚了，請教授權在我家宿一宵，明日卻再計較。」吳用道：「小生來這裏走一遭，千難萬難，幸得你們弟兄今日做一處，眼見得這席酒不肯要小生還錢，今晚借二郎家歇一夜，小生有些須銀子在此，相煩就此店中沽一盞酒，買些肉，村中尋一對雞，夜間同一醉如何？」阮小二道：「那裏要教授壞錢，我們弟兄自去整理，不煩惱沒對付處。」吳用道：「逕來要請你們三位，若還不依小生時，只此告退。」阮小七道：「既是教授這般說時，且順情喫了，卻再理會。」吳用道：「還是七郎性直爽快！」吳

用取出一兩銀子，付與阮小七，就問主人家沽了一瓮酒，借個大瓮盛了；買了二十斤生熟牛肉，一對大雞。阮小二道：『我的酒錢，一發還你。』店主人道：『最好！最好！』

四人離了酒店，再下了船，把酒肉都放在船艙裏，解了纜索，逕划將開去，一直投阮小二家來。到得門前，上了岸，把船仍舊纜在樁上，取了酒肉，四人一齊都到後面坐地，便叫點起燈來。原來阮家弟兄三個，只有阮小二有老小，阮小五阮小七都不會婚娶，四個人都在阮小二家後面水亭上坐定。阮小七宰了雞，叫阿嫂同討的小猴子在廚下安排。約有一更相次，酒肉都搬來擺在桌上。吳用勸他弟兄們喫了幾盃，又提起買魚事來，說道：『你這裏偌大一個去處，卻怎地沒了這等大魚？』阮小二道：『實不瞞教授說，這般大魚，只除梁山泊裏便有，我這石碣湖中狹小，存不得這等大魚。』吳用道：『這裏和梁山泊一望不遠，相通一派之水，如何不去打些？』阮小二歎了一口氣道：『休說！』吳用又問道：『二哥如何歎氣？』阮小五接了說道：『教授不知，在先這梁山泊是我弟兄們的衣飯碗，如今絕不敢去。』吳用道：『偌大去處，終不成官司禁打魚鮮。』阮小五道：『甚麼官司，敢來禁打魚鮮！便是活閻王，也禁治不得！』吳用道：『既沒官司禁治，如何絕不敢去？』阮小五道：『原來教授不知來歷，且和教授說知。』吳用道：

「小生卻不理會得。」阮小七接着便道：「這個梁山泊去處，難說難言。如今泊子裏新有一夥強人占了，不容打魚。」吳用道：「小生卻不知，原來如今有強人，我這裏並不會聞得說。」阮小二道：「那夥強人，爲頭的是個落第舉子，喚做「白衣秀士」王倫；第二個叫做「摸着天」杜遷；第三個叫做「雲裏金剛」宋萬。以下有個「旱地忽律」朱貴，見在李家道口開酒店，專一探聽事情，也不打緊。如今新來一個好漢，是東京禁軍教頭，甚麼「豹子頭」林冲，十分好武藝。這幾個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，打家劫舍，搶擄來往客人。我們有一年多不去那裏打魚，如今泊子裏把住了，絕了我們的衣飯，因此一言難盡。」吳用道：「小生實是不知有這段事，如何官司不來捉他們？」阮小五道：「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彈，便害百姓；但一聲下鄉村來，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豬、羊、雞、鵝，盡都喫了；又要盤纏打發他！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！那捕盜官司的人，那裏敢下鄉村來！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，都嚇得尿屎齊流，怎敢正眼兒看他！」阮小二道：「我雖然不打得大魚，也省了若干科差。」吳用道：「恁地時，那廝們倒快活！」阮小五道：「他們不怕天，不怕地，不怕官司；論秤分金銀，異樣穿紬錦，成瓮喫酒，大塊喫肉，如何不快活？我們弟兄三個空有一身本事，怎地學得他們！」吳用聽了，暗暗地歡喜道：「正好用計了。」

阮小七說道：『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，我們只管打魚營生，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！』吳用道：『這等人學他做甚麼？他做的勾當，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，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撇下；倘或被官司拿住了，也是自做的罪。』阮小二道：『如今該管官司沒甚分曉，一片糊塗，千萬犯了迷天大罪的，倒都沒事！我弟兄們不能快活，若是但有肯帶挈我們的，也去了罷。』阮小五道：『我也常常這般思量，我弟兄三個的本事，又不是不如別人！誰是識我們的？』吳用道：『假如便有識你們的，你們便如何肯去？』阮小七道：『若是有識我們的，水裏水裏去，火裏火裏去。若能勾受用得一日，便死了開眉展眼。』吳用暗暗喜道：『這三個都有意了，我且慢慢地誘他。』吳用又勸他三個喫了兩巡酒，正是：

只爲奸邪屈有才，

天教惡曜下凡來。

試看阮氏三兄弟，

劫取生辰不義財。

吳用又說道：『你們三個敢上梁山泊捉這夥賊麼？』阮小七道：『便捉的他們，那裏去請賞也喫？』

江湖上好漢們笑話！』吳用道：『小生短見：假如你們怨恨打魚不得，也去那裏撞籌卻不是好？』阮小

二道：『先生，你不知，我弟兄們幾遍商量要去入夥，聽得那「白衣秀士」王倫的手下人都說道他心

地窄狹，安不得人。前番那個東京林冲上山，嘔盡他的氣。王倫那廝，不肯胡亂着人，因此我弟兄們看了這般樣，一齊都心懶了。」阮小七道：「他們若似老兄這等慷慨，愛我弟兄們便好！」阮小五道：「那王倫若得似教授這般情分時，我們也去了多時，不到今日！我弟兄三個，便替他死也甘心！」吳用道：「量小生何足道哉！如今山東河北多少英雄豪傑的好漢！」阮小二道：「好漢們儘有，我弟兄自不會遇着。」吳用道：「只此間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，你們曾認得他麼？」阮小五道：「莫不是叫做「托塔天王」的晁蓋麼？」吳用道：「正是此人。」阮小七道：「雖然與我們只隔得百十里路程，緣分淺薄，聞名不會相會。」吳用道：「這等一個仗義疎財的好男子，如何不與他相見！」阮小二道：「我弟兄們無事也不會到那裏，因此不能彀與他相見。」吳用道：「小生這幾年也只在晁保正莊上左近教些村學；如今打聽得他有一套富貴待取，特地來和你們商議，我等就那半路裏攔住取了，如何？」阮小五道：「這個卻使不得；他既是仗義疎財的好男子，我們卻去壞他的道路，須喫江湖上好漢們知時笑話。」吳用道：「我只道你們弟兄心志不堅，原來真個惜客好義。我對你們實說，果有協助之心，我教你們知此一事。我如今見在晁保正莊上住，保正聞知你三個大名，特地教我來請你們說話。」阮小二道：「我弟兄三個，真

眞實實地並沒半點兒假！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買賣，有心要帶挈我們，一定是煩老兄來。若還端的有這事，我三個若捨不得性命相幫他時，殘酒爲誓：教我們都遭橫事，惡病臨身，死於非命！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額項道：『這腔熱血，只要賣與識貨的！』吳用道：『你們三位弟兄在這裏，不是我壞心術來誘你們，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當！今朝內蔡太師是六月十五日生辰，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書，即日起解十萬貫金珠寶貝與他丈人慶生辰。今有一個好漢姓劉，名唐，特來報知。如今欲要請你們去商議，聚幾個好漢，向山凹僻靜去處，取此一套富貴不義之財，大家圖個一世快活。因此，特教小生只做買魚來請你們三個計較，成此一事，不知你們心意如何？』阮小五聽了道：『罷罷！』叫道：『七哥，我和你說甚麼來！』阮小七跳起來道：『一世的指望，今日還了願心！正是搔着我癢處！我們幾時去？』吳用道：『請三位即便去來，明日起個五更，一齊都到晁天王莊上去。』阮家三弟兄大喜。有詩爲證：

學究知書豈愛財，

阮郎漁樂亦悠哉！

只因不義金珠去，

致使羣雄聚義來。

當夜過了一宿，次早起來，喫了早飯，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，跟着吳學究，四個人離了石碣村，拽開脚步，取路投東溪村來。行了一日，早望見晁家莊，只見遠遠地綠槐樹下，晁蓋和劉唐在那裏等，望見吳用引着阮家三兄弟，直到槐樹前，兩下都厮見了。晁蓋大喜道：「阮氏三雄名不虛傳，且請到莊裏說話。」六人俱從莊外入來，到得後堂，分賓主坐定。吳用把前話說了，晁蓋大喜，便叫莊客宰殺豬羊，安排燒紙。阮家三弟兄見晁蓋人物軒昂，語言洒落，三個說道：「我們最愛結識好漢，原來只在此間。今日不得吳教授相引，如何得會？」三個弟兄好生歡喜。當晚且喫了些飯，說了半夜話。次日天曉，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、紙馬、香花、燈燭，擺了夜來煮的豬羊，燒紙。衆人見晁蓋如此志誠，盡皆歡喜，個個說誓道：「梁中書在北京害民，詐得錢物，卻把去東京與蔡太師慶生辰，此一等正是不義之財。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，天地誅滅，神明鑒察。」六人都說誓了，燒化紙錢。

六籌好漢，正在後堂散福飲酒，只見一個莊客報說：「門前有個先生要見保正化齋糧。」晁蓋道：「你好不曉事！見我管待客人在此喫酒，你便與他三五升米便了，何須直來問我！」莊客道：「小人化米與他，他又不要，只要面見保正。」晁蓋道：「一定是嫌少！你便再與他三二斗米去。你說與他，保正今

日在莊上請人喫酒，沒工夫相見。』莊客去了多時，只見又來說道：『那先生，與了他三斗米，又不肯去；自稱是「一清道人」，不爲錢米而來，只要求見保正一面。』晁蓋道：『你這厮不會答應，便說今日委實沒工夫，教他改日卻來相見拜茶。』莊客道：『小人也是這般說，那個先生說道：「我不爲錢米齋糧，聞知保正是個義士，特求一見。」』晁蓋道：『你也這般纏，全不替我分憂！他若再嫌少時，可與他三四斗去，何必又來說！我若不和客人們飲時，便去厮見一面，打甚麼緊！你去發付他罷，再休要來說！』莊客去了沒半個時，只聽得莊門外熱鬧，又見一個莊客飛也似來報道：『那先生發怒，把十來個莊客都打倒了。』晁蓋聽得，喫了一驚，慌忙起身道：『衆位弟兄少坐，晁蓋自去看一看。』便從後堂出來，到莊門前看時，只見那個先生身長八尺，道貌堂堂，生得古怪，正在莊門外綠槐樹下打那衆莊客。晁蓋看那先生，但見：

頭縮兩枚鬍鬚雙丫髻，身穿一領巴山短褐袍，腰繫雜色綵絲縲，背上松紋古銅劍。白肉脚襯着多耳麻鞋，綿囊手拿着鼈殼扇子。八字眉，一雙杏子眼，四方口，一部落腮鬚。

那先生一頭打，一頭口裏說道：『不識好人。』晁蓋見了，叫道：『先生息怒，你來尋晁保正，無非是

投齋化緣，他已與了你米，何故嗔怪如此？」那先生哈哈大笑道：「貧道不爲酒食錢米而來，我覷得十萬貫如同等閒，特地來尋保正，有句話說：『叵耐村夫無理，毀罵貧道，因此性發。』」晁蓋道：「你可曾認得保正麼？」那先生道：「只聞其名，不曾會面。」晁蓋道：「小子便是，先生有甚話說？」那先生看了道：「保正休怪，貧道稽首。」晁蓋道：「先生少請，到莊裏拜茶如何？」那先生道：「多感。」兩人入莊裏來，吳用見那先生入來，自和劉唐三阮一處躲過。且說晁蓋請那先生到後堂喫茶已罷，那先生道：「這裏不是說話處，別有甚麼去處可坐？」晁蓋見說，便邀那先生又到一處小小閣兒內，分賓坐定，晁蓋道：「不敢拜問先生高姓？貴鄉何處？」那先生答道：「貧道覆姓公孫，單諱一個勝字，道號『一清先生。』」小道是薊州人氏，自幼鄉中好習鎗棒，學成武藝多般，人但呼爲公孫勝大郎。爲因學得一家道術，亦能呼風喚雨，駕霧騰雲，江湖上都稱貧道做『入雲龍。』貧道久聞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大名，無緣不曾拜識，今有十萬貫金珠寶貝，專送與保正，作進見之禮，未知義士肯納受否？」晁蓋大笑道：「先生所言，莫非北地生辰綱麼？」那先生大驚道：「保正何以知之？」晁蓋道：「小子胡猜，未知合先生意否？」公孫勝道：「此一套富貴，不可錯過，古人有云：『當取不取，過後莫悔。』」晁保正心下如何？」

正說之間，只見一個人從閣子外搶將入來，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：『好呀！明有王法，暗有神靈，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！我聽得多時也！』嚇得這公孫勝面如土色。正是機謀未就，爭奈窗外人聽；計策纔施，又早蕭牆禍起。畢竟搶來揪住公孫勝的，卻是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楊志押送金銀擔

吳用智取『生辰綱』

話說當時公孫勝正在閣兒裏對晁蓋說這北京『生辰綱』是不義之財，取之何礙。只見一個人從外面搶將入來，揪住公孫勝道：『你好大膽！卻纔商議的事，我都知了也。』那人卻是『智多星』吳學究。晁蓋笑道：『教授休慌，且請相見。』兩個敘禮罷，吳用道：『江湖上久聞人說『入雲龍』公孫勝，『一清』大名，不期今日此處得會！』晁蓋道：『這位秀才先生，便是『智多星』吳學究。』公孫勝道：『吾聞江湖上多人曾說加亮先生大名，豈知緣法卻在保正莊上得會；只是保正疎財仗義，以此天下豪傑，都投門下。』晁蓋道：『再有幾個相識在裏面，一發請進後堂深處相見。』

三個人入到裏面，就與劉唐三阮都相見了。正是：

金帛多藏禍有基，

英雄聚會本無期。

一時豪俠欺黃屋，

七宿光芒動紫薇。

衆人道：『今日此一會，應非偶然，須請保正哥哥正面而坐。』晁蓋道：『量小子是個窮主人，怎敢占上！』吳用道：『保正哥哥年長，依着小生，且請坐了。』晁蓋只得坐了第一位，吳用坐了第二位，公孫勝坐了第三位，劉唐坐了第四位，阮小二坐了第五位，阮小五坐第六位，阮小七坐第七位。卻纔聚義飲酒，重整杯盤，再備酒肴，衆人飲酌。吳用道：『保正夢見北斗七星墜在屋脊上，今日我等七人聚義舉事，豈不應天垂象！此一套富貴，唾手而取。前日所說央劉兄去探聽路程從那裏來，今日天晚，來早便請登程。』公孫勝道：『這一事不須去了。貧道已打聽，知他來的路數了，只是黃泥岡大路上來。』晁蓋道：『黃泥岡東十里路，地名安樂村，有一個閒漢，叫做「白日鼠」白勝，也曾來投奔我，我曾齋助他盤纏。』吳用道：『北斗上白光，莫不是應在這入？自有用他處。』劉唐道：『此處黃泥岡較遠，何處可以容身？』吳用道：『只這個白勝家便是我們安身處，亦還要用了白勝。』晁蓋道：『吳先生，我等還是軟取，卻是硬

取？」吳用笑道：「我已安排定了圈套，只看他來的光景，力則力取，智則智取。我有一條計策，不知中你們意否？如此如此。」晁蓋聽了大喜，擲着脚道：「好妙計！不枉了稱你做「智多星」！果然賽過諸葛亮！好計策！」吳用道：「休得再提，常言道：「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。」只可你知我知。」晁蓋便道：「阮家三兄且請回歸，至期來小莊聚會；吳先生依舊自去教學；公孫先生，并劉唐，只在敝莊權住。」當日飲酒至晚，各自去客房裏歇息。次日五更起來，安排早飯喫了，晁蓋取出三十兩花銀，送與阮家三兄弟道：「權表薄意，切勿推卻。」三阮那裏肯受。吳用道：「朋友之意，不可相阻。」三阮方纔受了銀兩，一齊送出莊外來，吳用附耳低言道：「這般這般，至期不可有誤。」三阮相別了，自回石碣村去。晁蓋留住公孫勝、劉唐在莊上，吳學究常來議事。正是：

取非其有官皆盜，

損彼盈餘盜是公。

計就只須安穩待，

笑他寶擔去匆匆。

話休絮繁，卻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，選日差人起程，當下一日，在後堂坐下，只見蔡夫人問道：「相公，「生辰綱」幾時起程？」梁中書道：「禮物都已完備，明後日便

用起身；只是一件事，在此躊躇未決。」蔡夫人道：「有甚事躊躇未決？」梁中書道：「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，送上東京去；只因用人不着，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，至今無獲。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個了事的人送去，在此躊躇未決。」蔡夫人指着階下道：「你常說這個人十分了得，何不着他，委紙領狀，送去走一遭，不致失誤。」梁中書看階下那人時，卻是「青面獸」楊志。梁中書大喜，隨即喚楊志上廳說道：「我正忘了你，你若與我送得「生辰綱」去，我自擡舉你處。」楊志叉手向前稟道：「恩相差遣，不敢不依！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身？」梁中書道：「着落大名府差中輛太平車子，帳前撥十個廂禁軍監押着車，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，上寫着「獻賀太師生辰綱」；每輛車子再使個軍健跟着，三日內便要起身去。」楊志道：「非是小人推托，其實去不得；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。」梁中書道：「我有心要擡舉你，這獻「生辰綱」的札子內，另修一封書在中間，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，如何倒生支調，推辭不去！」楊志道：「恩相在上，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，至今未獲。今歲途中盜賊又多，此去東京，又無水路，都是旱路。經過的是紫金山，二龍山，桃花山，傘蓋山，黃泥岡，白沙塢，野雲渡，赤松林；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。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，他知道是金銀寶物，如何

不來搶劫？枉結果了性命，以此去不得。」梁中書道：「恁地時，多着軍校防護送去便了。」楊志道：「恩相便差五百人去，也不濟事；這厮個一聲聽得強人來時，都是先走了的。」梁中書道：「你這般地說時，「生辰綱」不要送去了！」楊志又稟道：「若依小人一件事，便敢送去。」梁中書道：「我既委在你身上，如何不依你說！」楊志道：「若依小人說時，並不要車子，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，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；也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，卻裝做脚夫挑着；只消一個人和小人去，卻打扮做客人，悄悄連夜上東京交付。恁地時方好。」梁中書道：「你甚說的是。我寫書呈重重保你受道誥命回來。」楊志道：「深謝恩相擡舉。」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脚，一面選揀軍人。次日，叫楊志來廳前伺候，梁中書出廳來問道：「楊志，你幾時起身？」楊志稟道：「告覆恩相，只在明早准行，就委領狀。」梁中書道：「夫人也有一擔禮物，另送與府中寶眷，也要你領。怕你不知頭路，特地再教孀公，謝都管，并兩個虞候，和你一同去。」楊志告道：「恩相，楊志去不得了。」梁中書說道：「禮物都已拴縛完備，如何又去不得？」楊志稟道：「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，和他衆人都由楊志，要早行，便早行；要晚行，便晚行；要住，便住；要歇，便歇；亦依楊志提調。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，他是夫人行的人，又是太師府門下孀公，倘或路上與小

人驚拗起來，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？若誤了大事時，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？」梁中書道：「這個也容易，我叫他三個都聽你提調便了。」楊志各道：「若是如此稟過，小人情願便委領狀；倘有疎失，甘當重罪。」梁中書大喜道：「我也不枉了擡舉你，真個有見識！」隨即喚老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出來，當廳分付道：「楊志提轄情願委了一紙領狀，監押一生辰綱，十一擔金珠寶貝，赴京太師府交割，這干係都在他身上。你三人和他做伴去，一路上早起，晚行，住歇，都要聽他言語，不可和他驚拗。夫人處分付的勾當，你三人自理會，小心在意，早去早回，休教有失。」老都管一一都應了。

當日楊志領了，次日早起五更，在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，老都管和兩個虞候又將一小擔財帛，共十一擔，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廂禁軍，都做脚夫打扮。楊志戴上涼笠兒，穿着青紗衫子，繫了纏帶行履麻鞋，跨口腰刀，提條朴刀；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；兩個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。各人都拿了條朴刀，又帶幾根藤條。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，一行人都喫得飽了，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。看那軍人擔仗起程，楊志和謝都管，兩個虞候監押着，一行共是十五人，離了梁府，出得北京城門，取大路投東京進發。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，雖是晴明得好，只是酷熱難行，昔日吳七郡王有八句詩道：

玉屏四下朱闌透，
簇簇遊魚戲萍藻。

簾鋪八尺白鰕鬚，
頭枕一枚紅瑪瑙。

六龍懼熱不敢行，
海水煎沸蓬萊島。

公子猶嫌扇力微，
行人正在紅塵道。

這八句詩單題着炎天暑月，那公子王孫在涼亭上水閣中浸着浮瓜沈李，調冰雪藕避暑，尙兀自嫌熱；怎知客人爲些微名薄利，又無枷鎖拘縛，三伏內，只得在那途路中行。今日楊志這一行人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，只得在路途上行。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，端的只是起五更，趁早涼便行，日中熱時便歇。五七日後，人家漸少，行路又稀，一站站都是山路。楊志卻要辰牌起身，申時便歇。那十一個廂禁軍，擔子又重，無有一個稍輕，天氣熱了行不得，見着林子，便要去歇息，楊志趕着催促要行。如若停住，輕則痛罵，重則藤條便打，逼趕要行。兩個虞候雖只背些包裹行李，也氣喘了行不上。楊志也嗔道：『你兩個好不曉事！這干係須是俺的，你們不替洒家打這夫子，卻在背後也慢慢地挨，這路上不是耍處！』那虞候道：『不是我兩個要慢走，其實熱了行不動，因此落後。前日只是趁早涼走，如今怎地正熱裏要行，正是好

歹不均勻。』楊志道：『你這般說話，卻似放屁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，如今正是尷尬去處，若不日裏趕過去，誰敢五更半夜走？』兩個虞候口裏不道，肚中尋思，這廝不直得便罵人。楊志提了朴刀，拿着藤條，自去趕那擔子。兩個虞候坐在柳陰樹下，等得老都管來，兩個虞候告訴道：『楊家那廝強殺，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轄，直這般會做大老！』都管道：『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鬻拗，因此我不做聲，這兩日也看他不得，權且耐他。』兩個虞候道：『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，都管自做個主便了。』老都管又道：『且耐他一耐。』當日行到申牌時分，尋得一個客店裏歇了。那十個廂禁軍雨汗通流，都歎氣吹噓，對老都管說道：『我們不幸，做了軍健，情知道被差出來，這般火似熱的天氣，又挑着重擔，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，動不動老大藤條打來，都是一般父母皮肉，我們直恁地苦！』老都管道：『你們不要怨恨，巴到東京時，我自賞你。』衆軍漢道：『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，並不敢怨恨。』又過了一夜，次日天色未明，衆人起來，都要趁涼起身去。楊志跳起來喝道：『那裏去！且睡了，卻理會。』衆軍漢道：『趁早不走，日裏熱時走不得，卻打我們。』楊志大罵道：『你們省得甚麼？』拏了藤條要打，衆軍忍氣吞聲，只得睡了。當日直到辰牌時分，慢慢地打火，喫了飯走，一路上趕打着，不許投涼處歇。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裏謫

誦訥訥地怨悵；兩個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；老都管聽了，也不着意，心內自惱他。

話休絮繁，似此行了十四五日，那十四個人沒一個不怨悵楊志，當日客店裏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，喫了早飯行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，天氣未及晌午，一輪紅日當天，沒半點雲彩，其日十分大熱。古人有八句詩道：

祝融南來鞭火龍，

火旗燄燄燒天紅。

日輪當午凝不去，

萬國如在紅爐中。

五岳翠乾雲彩滅，

陽侯海底愁波竭。

何當一夕金風起，

爲我掃除天下熱。

當日行的路，都是山僻崎嶇小徑，南山北嶺，卻監着那十一個軍漢，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。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，被楊志拿着藤條打將來，喝道：『快走！教你早歇！』衆軍人看那天時，四下裏無半點雲彩，其時那熱不可當，但見：

熱氣蒸人，囂塵撲面，萬里乾坤如甑，一輪火傘當天。四野無雲風寂寂，樹焚溪圻，千山灼燄，唳剝

剝石裂灰飛。空中鳥雀命將休，倒攔入樹林深處；水底魚龍鱗角脫，直鑽入泥土窖中。直教石虎喘無休，便是鐵人須汗落。

當時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，看看日色當午，那石頭上熱了，脚疼走不得。衆軍漢道：『這般天氣熱，兀的不曬殺人！』楊志喝着軍漢道：『快走，趕過前面岡子去，卻再理會。』正行之間，前面迎着那土岡子。衆人看這岡子時，但見：

頂上萬株綠樹，根頭一派黃沙，嵯峨渾似老龍形，險峻但聞風雨響。山邊茅草，亂絲絲攢遍地刀鎗；滿地石頭，礮可可睡兩行虎豹。休道西川蜀道險，須知此是太行山。

當時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，歇下擔仗，那十四人都去松陰樹下睡倒了。楊志說道：『苦也！這裏是甚麼去處？你們卻在這裏歇涼起來！快走！』衆軍漢道：『你便剝做我七八段，其實去不得了！』楊志拿起藤條，劈頭劈腦打去，打得這個起來，那個睡倒，楊志無可奈何。只見兩個虞候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，松樹下坐了喘氣。看這楊志打那軍健，老都管見了說道：『提轄，端的熱了走不得，休見他罪過。』楊志道：『都管，你不知這裏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，地名做叫黃泥岡，閒常太平時節，白日裏

兀自出來劫人，休道是這般光景，誰敢在這裏停脚？』兩個虞候聽楊志說了，便道：『我見你說好幾遍了，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！』老都管道：『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，略過日中行如何？』楊志道：『你也沒分曉了！如何使得這裏下岡子去，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，甚麼去處？敢在此歇涼！』老都管道：『我自坐一坐了走，你自去趕他衆人先走。』

楊志拿着藤條喝道：『一個不走的，喫俺二十棍。』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，數內一個分說道：『提轄，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，須不比你空手走的，你端的不把人當人！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，也容我們說一句，你好不知疼癢，只顧逞辯！』楊志罵道：『這畜生不毆死，俺只是打便了。』拿起藤條，劈臉便打去。老都管喝道：『楊提轄，且住！你聽我說：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嬾公時，門下官軍，見了無千無萬，都向着我喏喏連聲。不是我口棧，量你是個遭死的軍人，相公可憐，擡舉你做個提轄，比得芥菜子木小的官職，直得恁地逞能！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，便是村莊一個老的，也合依我勸一勸；只顧把他們打，是何看待？』楊志道：『都管，你須是城市裏人，生長在相府裏，那里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？』老都管道：『四川兩廣也曾去來，不曾見你這般賣弄。』楊志道：『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。』都管道：『你說這話，該剋

口割舌，今日天下恁地不太平？」

楊志卻待再要回言，只見對面松林裏影着一個人，在那里舒頭探腦價望，楊志道：「俺說甚麼兀的不是歹人來了！」撇下藤條，拿了朴刀，趕入松林裏來喝一聲道：「你這廝好大膽，怎敢看俺的行貨！」正是：

說鬼便招鬼，說賊便招賊，卻是一家人，對面不能識。

楊志趕來看時，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，七個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裏乘涼，一個鬢邊老大一搭硃砂記，拿着一條朴刀，望楊志跟前來，七個人齊叫一聲「呵也！」都跳起來。楊志喝道：「你等是甚麼人？」那七人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楊志又問道：「你等莫不是歹人？」那七人道：「你顛倒問，我等是小本經紀，那裏有錢與你？」楊志道：「你等小本經紀人，偏俺有大本錢！」那七人問道：「你端的是甚麼人？」楊志道：「你等且說那裏來的人？」那七人道：「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，販棗子上東京去，路途打從這裏經過，聽得多人說這裏黃泥岡上時常有賊打劫客商。我等一面走，一頭自說道：「我七個只有些棗子，別無甚財賦，」只顧過岡子來。上得岡子，當不過這熱，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，

待晚涼了行。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，我們只怕是歹人，因此使這個兄弟出來看一看。」楊志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也是一般的客人。卻纔見你們窺望，惟恐是歹人，因此趕來看一看。」那七個人道：「客官請幾個棗子了去。」楊志道：「不必。」提了朴刀，再回擔邊來。老都管道：「既是有賊，我們去休。」楊志說道：「俺只道是歹人，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。」老都管道：「似你方纔說時，他們都是沒命的！」楊志道：「不必相鬧，只要沒事便好；你們且歇了，等涼些走。」衆軍漢都笑了。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，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。

沒半碗飯時，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副擔桶，唱上岡子來，唱道：「赤日炎炎似火燒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。農夫心內如湯煮，公子王孫把扇搖。」那漢子口裏唱着，走上岡子來，松林裏頭歇下擔桶，坐地乘涼。衆軍看見了，便問那漢子道：「你桶裏是甚麼東西？」那漢子應道：「是白酒。」衆軍道：「挑往那裏去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挑出村裏賣。」衆軍道：「多少錢一桶？」那漢子道：「五貫足錢。」衆軍商量道：「我們又熱又渴，何不買些喫，也解暑氣。」正在那裏湊錢，楊志見了，喝道：「你們又做甚麼？」衆軍道：「買碗酒喫。」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，罵道：「你們不得洒家言語，胡亂便要買酒喫，好大膽！」衆軍道：

『沒事又來鳥亂！我們自湊錢買酒喫，干你甚事也來打人！』楊志道：『你這村鳥，理會的甚麼！到來只顧喫嘴！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，多少好漢，被蒙汗藥麻翻了！』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：『你這客官好不曉事！早是我不賣與你喫，卻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！』

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，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，走出來問道：『你們做甚麼鬧？』那挑酒的漢子道：『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，熱了，在此歇涼，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喫，我又不曾賣與他；這個客官道我酒裏有甚麼蒙汗藥，你道好笑麼？說出這般話來！』那七個客人說道：『我只道有歹人出來，原來是如此，說一聲也不打緊。我們正想酒來解渴，既是他們疑心，且賣一桶與我們喫。』那挑酒的道：『不賣！不賣！』這七個客人道：『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，我們須不會說你。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，一般還你錢，便賣些與我們，打甚麼不緊？看你不道得捨施了茶湯，便又救了我們熱渴。』那挑酒的漢子便道：『賣一桶與你，不爭，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；又沒碗瓢盃喫。』那七人道：『你這漢子忒認真！便說了一聲，打甚麼不緊？我們自有椰瓢在這裏。』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椰瓢來，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，七個人立在桶邊，開了桶蓋，輪替換着舀那酒喫，把棗子過口。無一時，

一桶酒都喫盡了。七個客人道：『正不會問得你多少價錢？』那漢道：『我一了不說價，五貫足錢一桶，十貫一擔。』七個客人道：『五貫便依你五貫，只饒我們一瓢喫。』那漢道：『饒不的，做定的價錢。』一個客人把錢還他，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，兜了一瓢，拿上便喫，那漢去奪時，這客人手拿半瓢酒，望松林裏便走，那漢趕將去。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裏走將出來，手裏拿一個瓢，便來桶裏舀了一瓢酒，那漢看見，搶來劈手奪住，望桶裏一傾，便蓋了桶蓋，將瓢望地下一丟，口裏說道：『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！戴頭識臉的，也這般囉哩！』

那對過衆軍漢見了，心內痒起來，都待要喫，數中一個看着老都管道：『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，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喫了，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喫，潤一潤喉也好。其實熱渴了。沒奈何，這裏岡子上又沒討水喫處，老爺方便。』老都管見衆軍所說，自心裏也要喫得些，竟來對楊志說，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酒喫，只有這一桶，胡亂教他們買喫些避暑氣，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喫。楊志尋思道：『俺在遠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喫了，那桶裏當面也見喫了半瓢，想是好的。打了他們半日，胡亂容他買碗喫罷。』楊志道：『既然老都管說了，教這廝們買喫了，便起身。』衆軍健聽了這話，湊了五貫

足錢，來買酒喫。那賣酒的漢子道：『不賣了！不賣了！這酒裏有蒙汗藥在裏頭！』衆軍陪着笑說道：『大哥直得便還言語！』那漢道：『不賣了！休纏！』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：『你這個烏漢子，他也說得差了，你也忒認真！連累我們也喫你說了幾聲。須不關他衆人之事，胡亂賣與他衆人喫些。』那漢道：『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？』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，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喫。那軍漢開了桶蓋，無甚箇喫，陪個小心，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。衆客人道：『就送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。』衆軍謝道：『甚麼道理？』客人道：『休要相謝，都是一般客人，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。』衆軍謝了，先兜兩瓢，叫老都管喫一瓢，楊提轄喫一瓢，楊志那裏肯喫。老都管自先喫了一瓢，兩個虞候各喫一瓢。衆軍漢一發上，那桶酒登時喫盡了。楊志見衆人喫了無事，自本不喫，一者天氣甚熱，二乃口渴難熬，拿起來只喫了一半，棗子分幾個喫了。那賣酒的漢子說道：『這桶酒被那客人饒一瓢吃了，少了你些酒，我今饒了你衆人半貫錢罷。』衆軍漢湊出錢來還他。那漢子收了錢，挑了空桶，依然唱着山歌，自下岡子去了。

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，立在松樹傍邊，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：『倒也！倒也！』只見這十五個人頭

重脚輕，一個個面面厮覷，都軟倒了。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裏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，把車子上棗子丟在地上，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，遮蓋好了，叫聲『聒噪』，一直望黃泥岡下推了去。正是：

誅求膏血慶生辰，

不顧民生與死鄰。

始信從來招劫盜，

虧心必定有緣因。

楊志口裏只是叫苦，軟了身體，掙扎不起；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，都把這金寶裝了去，只是起不來，掙不動，說不的。我且問你，這七人端的是誰？不是別人，原來正是晁蓋，吳用，公孫勝，劉唐，三阮這七個；卻纔那個挑酒的漢子，便是『白日鼠』白勝。卻怎地用藥？原來挑上岡子時，兩桶都是好酒。七個人先喫了一桶，劉唐揭起桶蓋，又兜了半瓢喫，故意要他們看着，只是叫人死心搭地。次後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，抖在瓢裏，只做走來饒他酒喫，把瓢去兜時，藥已攪在酒裏，假意兜半瓢喫，那白勝劈手奪來，傾在桶裏，這個便是計策。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，這個喚做智取『生辰綱』。原來楊志吃的酒少，便醒得快，爬將起來，兀自捉脚不住。看那十四個人時，口角流涎，都動不得，正應俗語道：『饒你好似鬼，喫了洗脚水。』楊志憤悶道：『不爭你把了『生辰綱』去，教俺如何回去見得梁中書？這紙領狀須繳

不得，就扯破了。如今閃得俺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待走那裏去？不如就這岡子上尋個死處。」擦衣破步，望着黃泥岡下便跳。正是斷送落花三月雨，摧殘楊柳九秋霜。畢竟楊志在黃泥岡上尋死，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



0435734



.46
4

籍